

聖武記

冊六

聖武記附錄卷十一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兵制兵餉

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二載明萬曆四十二年始立八旗每三

百人編一佐領國語牛錄章五佐領設一參領領千

五百人國語甲喇章五參領設一都統領領七千五

百人國語固山章每都統設左右副都統國語梅勒

將八都統是為八旗六萬人然猶合滿洲蒙古漢軍

為一也都統參領之稱前此皆國語順治十七年始

其時滿洲佐領三百有八蒙古佐領七十有六漢軍

佐領十有六共四百佐領每佐領編壯丁百有五十

及後歸附日衆生齒日增於是天聰九年又分蒙古

為八旗兵萬六千八百四十崇德七年又分漢軍為

八旗兵二萬四千五十凡孔耿尚三王之天祐兵天



助兵皆歸入漢軍自後佐領愈增無定額又于滿蒙漢入旗之外設索倫錫伯等兵察哈爾兵順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入旗兵從龍入關留內大臣和洛輝防守

盛京其時英王征陝西之軍都統準塔征山東之兵豫王征江淮之兵每路各五六萬合之京師宿衛之兵已不下二十萬人其徵于外藩者惟科爾沁等部而已其後遂以存京師者爲禁旅而分鎮各省者爲駐防定兵額約二十萬佐領丁壯雖增而兵額不增故乾隆後會典所載京師滿洲佐領至六百八十有一蒙古佐領至二百有四漢軍佐領至二百六十有六駐防佐領至八百有四十共二千佐領之數而兵猶是額計每佐領僉兵多不過八九十名而已至於八旗禁旅雖分隸八都統然惟驍騎營之馬

甲滿洲蒙古每佐領下馬甲四十二人共萬有七千七百

甲百人漢軍每佐領下馬甲四十二人共萬有一千

共二百七十八人此三項馬甲領催馬甲之優者選為

五餉每佐領下五人共滿蒙漢佐領千有一百匠役每

挑補下有弓矢較鐵等匠聽武備院隸之其不隸都統

者則備折衝曰前鋒人蒙古僅四百人共千七百七十

洲又健銳營二千即司宿衛曰親軍其額數與扈警

雲梯兵也亦為前鋒

蹕曰護軍每佐領下十七人蒙古三千四百六十八人又有圓

明園護軍亦習遠攻曰火器鳥鎗護軍每佐領下六

在此挑補十人礮甲每佐領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一百位運

城土共貯礮千九百三十七位每季秋配一百位運

蘆溝橋演放白塔山設信礮五皆別隸于總統惟親

有警則鳴之九門信礮畢應

軍隸領侍衛內大臣旗上三旗隸領侍衛內大臣下五

名為行圍進哨之用亦以此四營者漢軍不得與其

領侍衛內大臣為總統

漢軍驍騎營內之礮甲每旗四十人共藤牌兵藤牌以

旗百人共昇鹿角兵每佐領下八人共二亦滿洲蒙

八百人

古驍騎營所無惟步軍則合滿蒙漢為營而皆隸於

統領滿蒙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二人共千有七百七

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共二千九百三十人漢

軍每佐領下步軍領催一人共二千九百六十人步軍

步兵萬人則綠旗兵而亦隸于步軍統領東西南北

九門提督所轄也其轄八旗步軍則曰統領其轄此

綠營之附于禁旅者通計京師之兵滿洲蒙古漢軍

綠營四項共十萬有奇而餘丁二萬七千四百不與

焉滿洲養育兵有米者萬二千六百六十四人無米

者五千四百二十八人蒙古養育兵有米者三千

二百七十九人無米者千二百二十四人漢軍養育

兵四千八百有十三人皆不給米共三項養育兵二

萬有八千四百若夫駐防之兵則無論騎步皆合滿洲蒙

古漢軍以為營畿輔駐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

十有八東三省各城駐防四十有四兵三萬五千三

百六十新疆駐防八兵萬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駐防

二十兵四萬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寢千四百十守

圍場凡百五十人盛京吉林守邊門七百二十人九百七十

人共駐防兵十萬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統于將軍都  
統城守尉惟東三省及新疆駐防則于滿洲蒙古八  
旗外又別出索倫兵錫伯兵達瑚爾兵巴爾虎兵察  
哈爾兵額魯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較後者  
故別編佐領不列于八旗焉打牲佐領九十有七黑  
龍江將軍統之游牧佐領百有七十以察哈爾蒙古  
爲最大佐領百有二十察哈爾都統統之其吉林打  
牲壯丁散處隨時編入不編佐領通計中外禁旅駐  
防兵二十萬有奇而居京師者半之以是知唐府兵  
之制舉天下不敵關中以是爲居重馭輕者適示天  
下以不廣也滿洲蒙古營之有火器始于康熙前鋒  
營之有健銳始于乾隆圓明園之有護軍始于雍正  
綠營有馬兵有守兵有戰兵而戰守皆步兵其額外

外委皆馬兵也直隸督河提鎮四標兵共四萬二千  
 五百三十有二山東撫鎮河三標二萬一百七十有  
 四山西二萬五千五百三十有四河南一萬三千八  
 百三十有四江蘇督撫提鎮河漕六標共五萬一百  
 三十有四安徽八千七百二十有八江西萬三千八  
 百三十有二福建督撫水陸提鎮六萬三千三百有  
 四浙江三萬九千有九湖北二萬二千七百四十湖  
 南標兵并屯兵練勇三萬五千五百九十陝西四萬  
 二千九百六十甘肅督提鎮并巴里坤烏魯木齊伊  
 犁三鎮兵共五萬五千六百十有九四川三萬四千  
 一百八十有八內有漢兵九百九十四隸將軍標廣東水陸六萬九  
 千五十有二廣西二萬三千四百有八雲南四萬二  
 千五百四十有九貴州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內屯軍九千二  
 百人共綠營兵六十六萬一千六百五十有六安

徽最少，閩廣最多，多者以水師故，甘肅次之，以口外故，將軍兼轄綠營者，惟四川成都將軍有屯兵者，惟湖南、貴州。

我朝用兵異于前代者有二，曰兵數少，餉數多也。明代平安南，援朝鮮，兵輒數十萬，而我朝恢

安南兩路兵，僅萬有八千，明代破播州，征麓川，以二十餘萬，我朝平雲貴，土司苗疆，兵不過二二三萬，

至于康熙、雍正、西師之役，乾隆、準回之役，大小金川之役，嘉慶、川楚教匪之役，用兵最久，從無至十萬者，

岳鍾琪破青海，以七千，兆惠、富德兩路平霍集，占以二萬，明瑞兩路入緬甸，以二萬，惟康熙征剿吳逆，各

省滿漢大兵，調至四十餘萬，此則蚩尤逐鹿之師，雖軒皇亦殫全力也，至其用餉之數，則大小金川共首

尾五年，用餉至七千萬，川楚逾萬萬，準回兩部二千

三百餘萬，緬甸九百餘萬，臺灣八百餘萬，卽恢復安南亦費百萬以外，蓋前代興師率皆加賦取之於民，故兵多而餉少，本朝全發內帑不加派一賦，故兵少而餉多，前代方略專恃本兵，我朝悉稟廟

算，羽檄交馳，立時批答，雖午夜必起披覽，召見軍機大臣，指示曲折，萬里如禁闥，加以賞罰嚴明，無濫功，無枉罪，無中使監軍之弊，故所向有功，或謂我

朝騎射長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難于新疆，安南緬甸之功讓于西藏，將毋吉林索倫之勁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難易，功有優劣歟？若夫金川之始，溫福阿貴皆奏言：滿兵一人費至綠營二人，不如止滿兵而多用綠營，川楚之役，勒保亦言：徵黑龍江一人可募鄉勇數十人，不如舍遠徵而近募鄉勇，是則用兵變化各視乎天時地利。



八旗兵餉之制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月給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月給銀三兩，皆歲支米四十八斛。步軍領催月歲銀二兩，步軍一兩五錢，皆歲支米

二十四斛。礮手月給銀二兩，歲支米三十六斛。由覺羅補

前鋒親軍護軍者月加銀一兩教養兵月給銀如步軍之數，不給米。

綠旗兵餉之制京師巡捕三營馬兵月給銀二兩，步

兵一兩，皆月米五斗。各省鎮標馬兵月餉銀二兩，步

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皆月支米三斗。考西洋歐羅

巴各國兵月給洋銀六圓，每歲七十二圓。餉糈優厚，

故訓練精強，其餉幾同中國。禁旅親軍領催之餉數

其餘綠營則僅半之，且有不及其半者。然通計各省

歲餉已千有七百餘萬，豈能再增如欲優養勤練，惟

有各省拔其尤者，以爲選鋒，予以雙餉，而汰除老弱

冗散之額，以爲津貼精壯之數，使邊省各有選鋒六

千人腹省各有選鋒四千人技勇一可當百庶壁壘一新藜藿不采而國家經費仍無所增或謂以

汰卒之糧加精卒之餉則兵額將減十萬恐不敷於防守曰冗兵明減十萬則精兵暗增十萬矣至腹地城戍原有胥役保甲分助彈壓初不藉疲病冗伍之力以英吉利之倔強而勝兵止十七萬已無敵于諸國是知兵在精不在多

雍正中定制直省綠營官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分總兵六十分副將三十分參將二十分均馬步各半游擊十五分都司十分守備八分千總五分把總四分均馬一步四此武官應得之虛糧也至乾隆四十七年詔以卽位之初戶庫貯銀不及三千萬兩今

已增至七千八百萬兩尚何不足而不散財藏富近今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約四十萬准作正項開銷

無庸裁扣。又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其馬步糧餉約計五十萬，共計二項歲支尚不及百萬。至各省武職各糧馬乾等項，其卽挑補實額，別設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庶官員旣無拮据，而各省復增兵力，是時大學士阿桂在河南奏言：國家經費有常，若歲額增三百萬，核計二十餘年卽須用七千萬。水旱軍需事所常有，請酌增滇黔川廣邊省之兵，其腹地無庸概增實額。旋經部議以每年度支約餘銀五百萬兩，今卽增費三百萬，尚歲餘二百萬，一切支發裕如，遂依前旨施行。及嘉

慶十八年，議開豫工事例，戶部尚書英和奏言：乾隆中因庫藏充盈，于武職名糧外增養廉百餘萬，二十餘年卽三千餘萬，而嘉慶六年工賑例收銀七百餘萬，九年衡工例收銀千有百二十餘萬，十一年捐輸

例收銀二百餘萬十三年土方例收銀三百餘萬十五年續增土方例收銀三百五十九萬尚不抵武職挑補名糧之數請 勅下部臣詳查可裁則裁可

減則減於是十九年閏二月 詔曰乾隆間部議

武職一事其時阿桂卽逆料及數十年後經營難繼不愧老成謀國今三十餘年庫帑所用已逾於所存而軍務河工蠲賑所出又豈可億萬計且營伍積習相沿仍屬有名無實爲政貴因時制宜應如何酌減以復舊制著會議具奏是年裁定後每歲武職養廉尚八十餘萬此 國朝兵餉出入一大關鍵

順治初年旣除明季三餉而東南各省尚未入版圖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征楚蜀征兩粵虎旅四出供億鉅萬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僅千四百八十五萬而諸路兵餉歲需千三百餘萬加以

官俸各費二百餘萬計歲出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出浮于入者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除存留款項外僅入額賦千九百六十萬缺餉額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入焉而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

儉汰冗員冗費且蠲賑歲書悉取給於節省之餘此見大學士張玉書所述者如此及康熙初三藩叛逆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財賦復去三分之一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內之歛嗇可知今見于方略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隱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而其時領兵將帥藉夫馬舟船器械芻茭爲名需索苛派甚至輦金置產隔省購妾無一不達

上聽則其供億之浩穰又可知由今以思竟不知

當日

廟堂如何經營內外如何協濟始能戡大難而造丕基也昔胡艱難締造而有餘後豈席豐履厚而不足司計之臣必當有以處此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

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部庫

不過二千四百餘萬以上據阿桂疏及新疆開闢之後動帑

三千餘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

金川用兵費帑七千餘萬發帑六千餘萬尚有一千餘萬經部核議不准開銷

令各省攤補奉旨斥駁然是年詔稱庫帑仍存六千餘萬

及四十六年之詔又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

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

共計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之詔仍存

七千餘萬又逾九年而歸政其數如前是為國

朝府藏之極盛自嘉慶至今四十餘年惟川楚軍需

用帑逾萬萬然以屢次開捐所收七千餘萬兩抵之  
川楚善後例收銀三千餘萬兩豫東例收銀七百五十餘萬兩其餘見前英和疏 尚不及新

疆金川兩次之數若云河工蠲賑則乾隆中亦未嘗  
無若云八旗生齒日繁則馬甲糧額有定不以人衆  
而增餉若云紋銀出洋昂價則止累官民不以此而  
耗夫 國課乃搏節倍昔而司農告絀亦倍昔何

哉曰武職名糧外尚有二端宗祿一也民欠二也順  
治初宗室從龍入關二千餘近日至三萬餘歲祿數  
百萬其民欠地丁銀則康熙五十年至雍正四年八  
百十二萬計每年僅欠六十萬今則錢糧奏銷七分  
以上得免考成每年拖欠不下二百萬有虧於官蝕  
於胥吏者亦有欠於民者皆冀十年 恩免一次  
是以民欠不數年復積千餘萬是則生齒日繁之在  
宗室者未嘗不累於 國計而銀價日昂之敝在



官民者亦終逋欠夫

國計而已或曰然則康熙

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止存八百餘萬不及乾隆

七分之一耶曰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

捐監捐封捐級等鹽課未足額三也順治中各省鹽

每年約三百萬乾隆中鹽課則關稅無盈餘四也康熙中關差各員

五百七十餘萬足正額自後盈餘之額不但無盈餘且不

一以雍正十三年為准是皆雍正十餘載清釐整飭

之功故收效若是

乾隆五十七年重華宮茶宴聯句詩註云戶部總冊

奏上年各省實徵歲入銀四千三百五十九萬餘兩

俸薪兵餉驛站等費出銀三千一百七十七萬餘兩

餘銀一千八十一萬餘兩是每歲留協酌撥本不及

正賦四分之一查四十九年部議武職名糧時已稱

歲用約餘銀五百兩即增兵餉尚餘銀二三百萬今

此聯句已在增兵增餉之後安得反歲餘千萬以外

其不可解一也。又稱平定西郵三十餘年，口內口外駐防官兵經費較之雍正年間西北兩路用兵，及乾隆未平定以前陝甘兵餉，每年可節省三百餘萬。考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

詔稱西郵定後，酌減沿邊防守兵馬，及酌裁各省駐防漢軍糧餉馬乾等項，除抵補新疆經費外，每年節省九十餘萬。而松筠新疆紀略則又稱節省二十餘萬，已參差不齊。何況三百餘萬之多乎？此不可解二也。然新疆駐防雖移自內地，未嘗增設。而乾隆四十七年陝甘增兵萬二千九百餘，京師增兵四千九百餘，共增兵萬有八千，增餉五十餘萬。此項所增，即因新疆移戍內地兵單而設。是西郵省費九十餘萬，亦不過十餘年之事。而陝甘京師增兵以後，則新疆所省已不甚多。故松筠紀略僅稱歲省二十餘萬，蓋指增兵已後言之也。至因

陝甘增兵而并議及挑補名糧編增各省之兵則又別爲一事與新疆無涉其實陝甘換防缺額原可移腹地省額之兵以補之卽不增亦無損於邊防而各省名糧雖補行伍仍虛更無大益於武備

國朝財賦直省地丁銀歲徵二千九百四十一萬有奇鹽課銀五百七十四萬五千有奇關稅銀五百四十一萬五千有奇沿海沿湖蘆課銀十二萬二千五百餘兩魚課銀二萬四千五百兩茶課銀七萬二千一百兩落地雜稅銀八十五萬八千有奇民間置買田地房屋契稅銀十九萬有奇雲南銀銅鉛錫礦課銀八萬一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常例捐輸約三百餘萬此歲入四千餘萬之大數而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山東等八省漕白糧米四百六十萬一千九百餘石新疆屯田歲收二十四萬石在其外

至歲出之數則滿漢兵八十餘萬實支餉米草豆銀一千七百三萬七千一百兩有奇王公百官俸九十三萬八千七百兩文職養廉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八十餘萬兩滿漢兵賞卹銀三十餘萬兩八旗添設養育兵額缺銀四十二萬二千餘兩各省學校廩糧學租銀十四萬兩驛站錢糧銀二百萬兩漕船五千六百八十八號十年更造一次每船開銷料銀二百八兩每十年約需銀百二十萬兩贖回旗丁屯衛田官佃收租津貼疲丁歲不下數十百萬贖回旗人舊圈田歸官收租於歲終分賞旗兵一月錢糧約歲需銀二十八萬兩河工歲修銀東河八十餘萬南河三百餘萬宗室俸米無定額京官各衙門公費飯食銀十四萬三千有奇外藩王公俸銀十二萬八千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

客等備用銀五十六萬兩，採辦顏料、木銅布等銀十二萬一千十四兩，織造銀十四萬五千餘兩，寶泉寶源局料銀十萬七千六百七十兩，在京各衙門胥役工食銀八萬三千三百三十兩，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八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宮殿苑囿內監二千四百餘人所食錢糧五兩至一兩有差，此歲出之大數，而蠲賑蠲免普免錢糧及河災庫需意外之事不與焉。此皆僅舉大略，至出入開除外歲餘若干之確數，則會典及皇清二通均無明文，蓋時舉時詘不能定數。

國朝馬政有三：自京師巡捕五營暨各省額設馬共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二匹，其馬兵月給草豆銀二兩五錢，此所謂營馬也。又熱河密雲及各省駐防馬共八萬六千二十一匹，其馬冬春月支豆九斗，夏秋

六斗草均三十束，此所謂官馬也。又各處孳生馬廠如口外、太僕寺左右翼及甘肅、新疆、蒙古等處，又二十餘萬匹。此草地游牧之官馬也。唐宋及明或用官牧，或用民牧，其後坊地日削，軍民困於孳養，歲費不支，流弊遂不可問。我朝旣平察哈爾，空其地爲

牧場，其掌於太僕寺者，則有左右翼各四旗牧廠，其掌於上駟院者，則有大凌河及張家口、獨石口、外牧廠，而內地初無養馬之煩。視唐代馬四十萬散在關中、渭上，占膏腴之地爲牧野者，相去遠矣。康熙四十四年，諭曰：宋明時馬政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最善。今口外馬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尚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一餉而駟牧日孳，雲屯谷量，此因天地自然之利以養天地間之物，此制遼

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懼北寇之鈔掠也

國朝捐輸助餉始於康熙初二藩之變其見於史館列傳者十六年宋德宜奏言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俯允廷臣之請開列捐輸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爲不得已計三載所入二百餘萬其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請

勅戶部限期停止康

熙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奏請輸運糧草准作貢監及紀錄加級復級封贈與捐免保舉各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陸隴其亦有疏請保舉毋捐免部議皆不允乾隆五十二年七月

詔曰據湖南巡撫浦霖奏未陽生

員賀世盛私造篤國策呈閱有云捐路終爲財動有妨正途等語前此據豫工川運兩次開捐原因河務軍需浩繁且康熙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暫行卽止



已十餘年之久。後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黃運兩河工程，合請開捐，飭駁不准。其甘肅捐監，亦因地方官折收，永行停止。如果爲聚財起見，則兩次開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賀世盛獨不知之乎。此皆嘉慶以前捐例之可考者。然康熙三藩猖獗時，雲貴兩廣川陝閩浙湖南江西諸省，皆已變動。故開捐三載，而輸項甚少。及乾隆豫工川運，則承平日久，人思報効，每次皆千萬以外。然實不抵一次普免之數。若順治六年五月，戶部奏言師旅煩興，歲入不給，議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援納，並給僧道度牒，准徒杖折贖。此則其事甚微，非開例比。且明年卽奉

有。

大漠地一望無垠，故凡內外扎薩克之游牧，各限以

界因山河以表其鄂博無山河則設卡倫以守盛京  
吉林則以柳條結邊爲界柳條邊依內外興安嶺而  
建山分陰陽則寒暖判然卽長城亦同然游牧之地  
所重莫如臺站內蒙古之驛凡五道以達於各旗

喜峰

口古北口獨石口  
張家口殺虎口

其外蒙古之驛則由阿爾泰軍臺

以達於各卡倫內蒙古路近通商旅水草無艱惟外  
蒙古稱軍臺始於康熙北征準噶爾時繼於乾隆征  
伊犁時而周密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以口外察哈  
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里雅蘇台爲止凡  
四十八臺凡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之文移  
中間哲卜尊丹巴刺麻與喀爾喀四汗通理藩院之  
檄報皆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故官吏有罪者効力  
軍臺近日則臺員畏寒苦各以貲募蒙古代之繳其  
貲曰臺費其分達四部者又有喀爾喀自備之驛凡

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賻賜祭朝使至則設之王  
貝勒等自備夫馬伺畜牧警晨夜過則徹焉不在官  
設臺站之內故元太宗言我卽位後惟四善政一平  
定金國二設立驛站三無水草處穿井立營四各處  
城池設官鎮守以設驛與減金並舉故知郵傳之關  
於塞外也綦重

出塞之師首重運餉永樂親征初至斡難河乏食再  
次清水源班師蓋荒外之地不能因糧於敵而籌運  
之事則視乎其人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歸化城滿  
兵不卸駝馬中途餒匱而甯夏鎮兵以總兵殷化行  
有備無患今多攜而畜用又親相水草恤馬力故雖  
行寇虜燒荒之地而一軍飽騰且分餘糧以濟滿兵  
之乏夫非同此塞外乎中路則

聖祖自將之每

駐營

上親於近帳之地指示泉脈有曰善達者

地窪而潤有曰賽爾者山間溝徑此二皆尺許卽見  
泉有曰布里杜者叢草積潦水多不佳有曰窺布爾  
者水潛地中野驟以蹄抉之而飲草名頗多惟郁爾  
呼草最宜馬駝之食又以馬逆風氣喘每下營令馬  
順風馳一二十里以舒其氣惟礮車糧車行沙磧不  
能速乃改用駝負以行夫以九五之尊而親與士卒  
同甘苦又令士卒與牲畜同甘苦故不獨全軍挾纊  
且盡運糧以濟西路之師夫又非同此塞外乎故曰  
籌運視乎其人至塞外運載莫便於駝一駝負米一  
石五斗飲水不多食草不擇其恤駝之法莫詳於張  
鵬翻之西使記軟屨以護其肉峯扁鞍以護其背慎  
牽以護其鼻山路施皮鞋以護其足扶整馱具以防  
其傾側放牧毋睡以防其攘竊防其驚逸必先得牧  
人之力而後駝馬不苦於水草若夫妻師德都督豐

州親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無轉餉和糴之費  
此又裕餉之本原在於平日者

國朝武功之賞至乾隆而始重國初斬將搃旗殉難  
死綏之人往往僅蔭一子入監讀書經略洪承疇收  
復五省凱旋僅世襲二等輕車都尉趙良棟王進寶  
力戰川陝破走滇逆僅封子爵至乾隆四十年始晉  
伯爵且漢人封五等無世襲例至乾隆三十二年始  
概予世襲罔替蓋承平久則人習宴安非此不足以  
振勵戎行也尤多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任舉以固原  
游擊因十一年標兵謀變聚攻提署舉單騎登樓擊  
鼓號召賊懼而退追斬十餘生禽四十餘人擊敗其  
攻城之賊卽擢參將逾年至總兵高天喜以甘州守  
備二十二年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  
風雪道梗單騎往探奮欲赴援爲邁斯漢所阻

詔革邁斯漢職卽以高天喜代爲參將明年擢總兵  
任舉之捐軀于金川也  
上爲泣下  
詔言朕

以小醜跳梁用我良臣於危地其加等優卹以抒憫  
痛高天喜之死綏回疆也  
御製詩悼之謂綠旗

中第一人圖形紫光閣  
御製贊曰爪牙之將用

不拘資感予特達授命何辭百戰百進義弗旋踵怒  
則面赤是爲血勇嗚呼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宜乎廉頑立懦矣

高宗之馭將也賞固信則罰亦嚴金川之役誅經略  
訥親張廣泗伊犁之役逮將軍策楞玉保達爾黨阿  
哈達哈誅蒙古王額林沁及青滾雜卜回部之役誅  
將軍雅可哈善參贊哈甯阿都統順德訥提督馬得  
勝烏什之役誅參贊納世通辦事大臣卜塔海緬甸  
之役誅大學士經略楊應琚提督李時升參贊額爾

登額蘭州之役，誅總督勒爾謹，布政使王廷贊，王亶望賞不遺賤，而罰不貲貴，故能使將士用命，四征不庭，及四五十年以後，始日事寬大，故臺灣逗撓之恆瑞，任承恩，黃仕簡，石峯堡安南貽誤之李侍堯，孫士毅，襄陽失律之永保，皆逮擬重辟，卒援入議，免其伏劍，然未有罪不上聞者。

明人有儲養中樞，儲養邊撫之議，高拱疏曰：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可能，若用違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今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視同傳舍，人無固志，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員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



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侍郎一人往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邊關險塞敵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諳熟方略素定遇內有尚書外有邊方總督員缺卽以其資格尤深者補之如此必不致於乏材也又錢薇疏曰臣聞正統成化間邊郵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功罪職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陔塞夷險及將領之優劣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理馬政誠使酌往準今復巡緝之制庶萬里如在一堂而諸邊若指諸掌葉春及疏曰洪武初闡外之寄悉屬武臣以爲旗鼓指麾非豎儒所能辦也及成化間衛所皆紈袴子弟始命文臣臨鎮治文書議機密參軍務理邊儲後皆改都御史稱提督於是縉紳用事

介冑俯首，雖有總副參游，而大權上歸提督，下屬兵備儼然將帥之任矣。然其人皆攻章句，攫高第，安坐數年，而可得之。入則列兵，出則陳戟，身家爵祿之餘，文法科條之外，無所有也。洪武三年，定科舉格，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用意深遠。臣請復此制，令會中式舉人，願使韜鈴騎射者，如洪武三年例，試中注籍，內以爲兵部主事，外以爲緝捕通判、同知，使之沿寇行邊，講方略，以待兵備。提督使天下曉然知上意之所在，必有翕然響應者。或謂弓矢騎驟未必能爲將帥，然未有將帥而不善弓矢馳驟者。國朝文臣兼將略之人，亦多精於騎射擊刺。蓋平日志於此者，必習於此，不肯專爲帖括章句之技。若夫武舉挽強引重，不過可得麤材，卽至總副參游，亦制於人，而非制人者。固不若合文於武，可以得智勇，覘器識，不致以闔外

重寄專任豎儒也。此皆明代儲養邊材之議。蓋其時無軍機處。無滿漢之分。故本兵之責任與兵備之職掌皆異於今日。按王守仁唐順之韓雍譚綸熊廷弼盧象昇皆以文臣善騎射見文集本傳

友人湘鄉謝興曉曾以四川敘州知府隨官軍剿雅州馬湖生番歸為源言金川屯練之可用曰川兵以金川屯練為強尤長於山戰地苦寒所食惟包穀油麥青稞苦苣牛羊人皆悍鷙貪利自乾隆間平定後設屯練士兵五百名分給大小金川兩路為千兵錢糧每人歲餉不足十金而春夏訓練秋冬蒐獵四時不間最耐霜雪惟畏內地盛暑雖避處山林陰翳猶不免病又距內地遠有事徵調非兩月不能集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掛小藏佛背負火鎗腰刀械火藥糗糧約又二三十觔登山越嶺如平地火鎗

較營鎗重而堅能命中及遠無虛發每行軍必爭前鋒恥落後如大小金川同隊必按日輪派前鋒否則譁然爭先惟撤兵時可留以殿後每日安營畢卽演火鎗角勝負晝以小石爲的夜則燃香爲的聞有賊奮臂前驅十數人輒辟易千人夜搜夷巢謂之摸樁每路只三四十人多不過百人懸崖密箐各攜一鎗以火繩揮映輒離營三四十里或五六十里冥搜力捕黎明必斬數十級并獲糧物牛羊馬匹若干呈獻邀賞最善仰攻專於有石處取路每隊不過三人賊或滾木播石隱身山石以避木石過則復進迨鎗可及始轟擊之若十數隊登山隨以大隊疾登賊衆無不望風而靡矣其頭目悉遵內地冠服職止守備出征有功亦加二三四品銜頂或賞孔雀翎及巴圖魯名號出征時照職倍給錢糧甚以爲榮道光十七年

調大小金屯兵千名在營給千兵之糧歸伍則仍食  
五百人之餉其頭目等曾請歲設千兵屯額有事可  
以三千名聽調倘當事允行實攻痍疾之鳥喙然後  
知前此以彈丸抗四海全力者非僅恃險而已夫內  
地養兵一糧尚不能得一兵之用金川兵一可當十  
且兩兵而食一糧又自請增額一千願以三兵而食  
一糧則是養一兵得二三十兵之用也奈何尚靳之  
哉

又言四川野夷在萬山之中越雋峩邊馬邊雷波四  
廳漢地環之惟西南隅雷波建昌之間可通雲南東  
南自雷波西北出越雋袤長約千三百餘里廣或一  
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四面皆峻嶺老林絕無門戶必  
翻大山然後入一入其中卽多曠衍產青稞包穀油  
麥苦苣蘿蔔紅稻以多畜馬牛羊爲富不善種植專

虜漢人代耕沿邊山林價賤糧輕故川楚貧民爭往墾荒散處崖谷界乎夷漢間爲熟夷衣冠語言雖異與民耦居無猜惟涼山內生番則睥目瞞腹紫面虬毛多不火食各路百數十支真夷謂之黑種歷虜漢民入內亦化爲夷謂之白種黑少白多黑主白奴衆且數十萬皆巖栖穴處盛暑則移避老林故屋宇皆架板爲之隨時拆徙而平曠之處往往反虛無人出巢入寇則數支糾百餘人或三五百人或千餘人各懷旬日乾糧風餐露宿無須鍋帳秋成後乘間焚掠迨兵勇旣集已各回巢矣掠男婦子女轉售深巢倘或追贖必重勒財物鹽布乃還弁兵熟夷從中乾沒獲利近十數年來邊民不聊生文武吏屢奉檄搜剿畏道路之嶮崎風氣之寒苦但苟目前不籌久遠或張皇其勢以爲非數百萬帑餉不行或蓄意養癰以

爲癰疥不足患，或置礮於荒僻無人之地，或倡徙民避寇之議，兵法賊驕日甚一日，然夷貌雖獷，非有技能以攻，則無火器甲冑難敵之銳，以守則無壁壘礮堡難破之堅，以戰則無節制號令奇正之術，惟習柴弓弩箭短刃長標，少壯烏合居前，婦女號呼助陣，夜或燃炬數里，以張聲勢，官兵殪其前鋒，輒各鳥獸散，攢入深箐，或乘巔擲木石，技倆如斯，不過恃其巢穴深邃，門戶險阻而已。如欲改土歸流，但由雷波之天喜馬邊之萬石坪，戕邊之化林坪，越雋之馬日岡，建昌之歸化汛，共兵五路，每路以精兵千名，練勇五百，金川土屯五百，約計共萬人，運糧夫役半之，責成勇幹公廉之鎮將道府數員，除冬雪封山，夏潦暴漲，不可用兵外，專於春夏秋三季，犄角結營，并力搜捕，但殲除其最强悍數支，餘皆風靡，半年即可盪平，需

軍餉不過數十萬設立一廳一協徙蜀中無業之民闢種屯田伐其林木以構廨舍開其金銀銅鑛以助兵餉不惟除外患並可利內氓實一勞永逸之策

四川提督舊駐雅州控制邊陲其暫駐成都自乾隆中岳鍾琪始後遂沿以爲例一城中有將軍標有總督標有提督標材官塞衢脫巾譁市在嘉慶末年已有提標叛卒邱占鰲之變上年有奏請移提標於雅州者四川大吏覆奏以同城便於會商居中易於控制遷營難於籌款爲詞試問直隸提督駐古北口陝西總督駐固原甘肅提督駐甘州湖北提督駐襄陽湖南提督駐常德江蘇提督駐松江浙江提督駐甯波福建水師提督駐廈門陸路提督駐泉州廣東陸路提督駐惠州雲南提督駐大理貴州提督駐安順除廣西一省外

國初廣西提督亦駐柳州

孰是與督撫同城者豈



皆無會商之軍事控制之形勢乎提督移駐雅州卽可抽調附近鎮協營兵以爲雅州之提標原不必盡移省會原額之兵令其挈家遠徙也省標卽可改補近城各營汛亦無裁汰之虞也何費之難籌何營之難遷乎况省標之兵游惰浮囂華衣美食固不習邊徼之荒涼亦無益於邊徼之禦侮何必以苟安畏難之心阻控險安邊之計

昔周世宗懲宿衛之驕鴛簡閱壯怯召募饒勇遂以南征北伐而無敵龐樞密汰慶歷之冗兵身任勞怨力破羣議遂裁老羸八萬而無譁故蘇軾胡寅之論兵莫不以去冗食存精銳分等級爲先務蓋所謂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乃一軍之領袖所以食之役之者不當與散卒班焉其餘不過以充聲勢備輜重而已又甚者養游惰飾觀聽則裁一兵有一兵之益裁一

餉節一餉之費矣。以宋代兵制言之。藝祖開寶初二。十七萬有奇。太宗至道中。兵六十六萬有奇。真宗天禧中。兵九十一萬有奇。仁宗慶曆中。兵百有一十五萬。而禁軍居八十二萬。皆增於遼夏用兵之役。而英神哲徽諸世。遂循爲定額。及南渡後。以東南半壁養兵。百有六十萬。其餉則取諸經總制錢。加於正賦外者。千七百萬貫。倍多於祖宗全盛之舊。而軍益不競。明之末年。加練兵十有八萬。遼餉。剿餉。練餉。至于千有七百餘萬。弊亦同之。故從古兵愈多者。力愈弱。餉愈多者。國愈貧。知所以反之之術。則知所以拯之之方。故前代之兵。莫少於開國。亦皆莫強於開國。

國朝軍需。固皆發帑。無加賦。而州縣吏私派之弊。實不能免。邊省尤甚。乾隆征緬之役。調滿洲。索倫。兵各五千。朝廷軫念民艱。每站夫馬。倍給雇價。然多

爲有司移用民之應差者未必得也其見於趙氏翼  
簷曝雜記者曰鎮安府應兵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  
每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因藩庫例不先發令有司  
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及差畢而給  
否莫敢過問矣至黔苗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  
之故夫役尤多云云此皆令典所無甚有軍需告竣  
而已加之費吏不肯減遂沿爲成例逐年徵收非積  
久發憤上控不能裁革

盛世屯膏尚如此况前

代加賦派餉之日乎且節制紀律之師不惟制勝並  
可節餉令不嚴禁不止其糜餉愈有餘者其制勝愈  
不足故兵過境而秋毫無犯其將領必能破賊兵過  
境而民不知役其督撫必能治軍雍正中禦西夷岳  
鍾琪進車營法仿邱濬舊制而捐益之其車廣二尺  
長五尺一夫推車四夫夾護之五車爲伍廿車爲乘

百車爲隊，千車爲營，行以載糧械，夜則團聚爲營，戰時兩隊長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後隨之，其餘五隊則團衛元戎，以防賊入劫營。

世宗命滿州護軍習之，號車騎營，然其制嚴重，難以徼行，和通泊之敗，旗靡轍亂，道途壅塞，士多死傷，雖由主帥輕敵陷險，而論者歸咎於車營之不善。張廣泗遂奏罷之。考車營之制宜，近城堡相犄角，乃爲萬全，非長驅搗巢之利，尤非所施於伊犁三嶺之險。或曰：衛青用兵漠北，何亦以武剛車自環？曰：此設一大將旗鼓居中，環輜車以代鹿角，爲各兵依歸，制虜騎衝突，而騎兵張左右翼，出戰于外，是以車爲體，以騎爲用，非卽以車營戰也。且戰于平原廣漠，非戰于山谷也。準噶爾入寇，烏闐布通之役，虜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梁，蒙以濕氈，而于梁隙施弓矢，謂之駝城，亦爲不可敗之計。我

兵隔河以子母砲破其駝，又以步騎逾河，遶山橫破其陣。蓋虜營無砲，弓矢不如我砲之及遠，故爲我所敗。若中國禦寇沙漠，以我砲制彼弓矢，則駝城之制似較車營尤得力。若東南與海寇陸戰，地狹且險，則車載大砲，又不如扛砲得力。

軍事莫重於轉餉，而轉餉莫難於塞外。乾隆西師之役，用兵五載，轉輸萬里，而以肅州糧臺爲中外之關鍵。大學士總督黃廷桂任之，其時羽檄星馳，士馬芻糧器械萬端，倥傯廷桂令藩臬道府州縣承辦軍需者，皆同館一所。廷桂竟日危坐其中，每郵騎至，直入館院，啓視應付何司者，立時分派，目擊其錄稿鈐印畢，卽以咨覆。故一切神速，毫無留滯。五年用帑僅三千萬兩，及金川則已七千萬，及川楚則中原腹地而用帑至萬萬，以外視西征絕徼，反數倍過之。明亮言

昔隨明瑞征回部時軍中大帥惟供肉一截鹽酪數品及川楚之役則諸將會飲雖深箐荒麓間蟹魚珍錯輒三四十品而賞伶犒僕之費不與焉凡糧臺地玉器裘錦成市魏獻賂遺賭博揮霍如泥沙理餉之員如建昌道石作瑞綏定知府劉佳琦皆乾沒鉅萬蓋承福康安李侍堯豐亨豫大之餘習糜費耗蠹爲從來所未有宜乎黃廷桂之沒

高宗宸翰輓悼深歎才臣之不可再得焉

沿習不察積非成是始于士大夫不討掌故道聽塗說其究至詒誤于家國嘉慶以來談度支者勤以乾隆開闢新疆歲增兵餉三百萬爲詞無論各省解甘肅出關之餉歲止百有八十萬并無二百萬之多且其餉皆卽內地陝甘兵蒙古兵東三省兵原額之餉移往新疆駐防并非增諸額外而西師息警後歲省

防秋戍塞之費，更不知凡幾。故乾隆庫藏之盛，皆盛于二十年新疆底定以後，而非盛于二十載以前。若西餉果耗國用，則乾隆中葉，卽應久形空匱。豈六十年之庫藏，真天降地出乎？豈新疆經費，至嘉慶道光而始有乎？不講求河工海禁，名糧宗祿，而反咎新疆，大惑不解者一。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李鴻賓奏南漕運米一石，合計漕項河費，每石不下數十金。又協辦大學士劉權之，曾奏南漕每石需費銀十八兩。考南漕四百餘萬石，若每石需費十八兩，則每百萬石，卽需銀千八百萬。盡國家歲賦四千餘萬，尚不足運南漕之半。有是理乎？卽并民間協貼幫費計之，然江蘇糧艘受米六百石，每船幫費約計洋銀千圓。不過一兩有奇。故自昔相沿，有南漕幫費五百餘萬之說。加以漕項每石一兩，連行月銀河費每石一兩，南河歲支

四百餘萬東及屯衛之田通倉之費糧艘改修之款  
河約九十萬

綜計每石出於官者總不過每石三兩加之出民者  
一兩計南漕每石四兩而極矣民間米價豐歲二兩  
儉歲三兩荒歲四兩是通倉漕米至貴不過南米荒  
歲之價烏有每石數十金十入金之理卽云湖南江  
西之漕間有三石完一石者然江西湖廣賦輕僅居  
南漕十之一而石完數石者又僅居江西湖廣三之  
一且其價亦不過增二二三兩不能增至十餘兩何况  
以概全漕大惑不解者二嘉慶十五年江蘇巡撫章  
煦覆海運每米百石需水脚銀三百兩不知關東每  
石抵漕斛二石五斗其價每兩又僅三折蒙上聽肆  
巧撓及道光五年江蘇海運每石僅費銀七八錢每  
百石需費不及百兩視章撫原奏不及三分之一卽  
使盡裁幫費而漕項已足辦運乃以利國利民之上



策妄謗爲病官病民之迂圖大惑不解者二西洋番  
船動稱每艘十餘萬金及近日廣東紳士延彌利堅  
國夷雷壬士仿製二桅兵船材料工程悉同洋船不  
過萬九千餘兩又廣東焚英夷所雇呂宋躉船一艘  
英夷新聞紙謂值銀二萬圓推之三桅四桅亦不過  
一倍再倍中國費財二百萬即可製洋船百艘不及  
軍需十分之一而妄謂欲整海防苦無經費真若中  
國財力遠讓外夷大惑不解者四故國家欲興數百  
年之利弊在綜核名實始欲綜核名實在士大夫舍  
楷書帖括而討朝章討國故始舍胥史例案而圖訂  
謨圖遠猷始

明代用兵兵數多而餉數少與 本朝判然相反

如韓雍俞大猷皆名將其平斷藤峽平古田皆兵十  
餘萬何論餘人其不可解者一俞大猷計畫古田謂

一萬之兵，土兵居四分之一，三應募之兵居其一月糧犒賞等費，每月約銀將及一萬，以一二三年計之，當用錢二三十萬，是每月兵餉銀僅五錢。又言張璉賊衆萬餘，漢土官兵十七萬，糧米十五萬，銀二十餘萬，整備一年，圍攻兩月，而後成功，其餉數之少，皆與近日天淵，其不可解者二。及反覆明史土司傳，始知明代用兵多者，皆在滇粵土司之地，漢兵三而土兵七。及東南平倭，則俞戚諸人，每鎮練兵不過三千，卽興化之捷，王涇江之捷，皆平倭大舉，亦皆不過二萬。王涇江所調永保土兵不過數千，是東南無土司之地，卽無土兵可徵。俞大猷動言十圍五攻，然其議西北車營，欲以車三百兩，練步卒騎卒各萬人，再以二萬備他路援截，其在安仁堡，以車百兩，卒三千，挫虜數萬，亦無十圍五攻之說，豈遇小敵怯，遇大敵勇乎？地形

異而兵形異一疑決矣大猷又言徵狼兵十萬祇有五  
五六萬必調十五萬方得八九萬實數是土兵之數  
不過六折良由土兵地近皆令自備資糧而官給甚  
微故土兵不得不虛報額數以稍沾官項是以兵多  
而餉少二疑決矣而後知明人之徵土兵亦猶

本朝之募鄉勇嘉慶五省教匪之役調兵雖不出十  
萬然勒保奏言嘉慶初年四川鄉勇卽至三十六萬  
故全川得以保護黔楚紅苗及臺灣林爽文之役亦  
同是征內地亂民與征外夷不同必以鄉勇佐官兵  
之不及滇粵土賊散處山崗則勢易竄錯壤腹地則  
民易騷故明代多徵土兵十圍五攻與

本朝之

鄉勇何異苟除去土兵則明代用兵之數亦不多合  
計鄉勇則

本朝內地用兵之數亦不少而征伐

外夷則明代與

本朝皆無土兵鄉勇之事故情

形如一讀書論世可不深思而求其故哉惟是明軍  
派餉而本朝無之  
本朝捐輸助餉而明代無之  
此則今昔名實時勢之判然者



聖武記附錄卷十二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掌故考證

兵散則易制，聚則易橫。藩鎮之兵，何異督撫提鎮之標，而藩鎮易于生亂，則聚處一隅，與分防各汛勢不同也。耿尚二藩皆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千，加以餘丁二千，故尚之信被逮入京，有藩兵八千，聞而思變之說。吳三桂五十三佐領，綠旗萬有二千，加以餘丁四千，故康熙二十年冬，懷忠將軍海潮龍奏徙逆藩遺兵萬有六千之說。此專指藩標兵額而言，合計家口，則各數萬。故三桂自漢中移藩雲南，遷徙數載，方畢也。至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餉歲九百餘萬，加以閩粵二藩歲需二千餘萬，此固指海疆緬甸用兵時，滿漢官兵雲集而言。然合天下額兵八十

餘萬歲餉亦不過一千七百餘萬三桂請兵入緬之  
疏籌餉亦不過三百萬此時雲貴閩廣之兵每省至  
多不過數萬安得遽耗天下正賦之半乎劉健庭聞  
錄三桂踞滇時歲協餉四百餘萬殆指雲貴兩省額  
兵言之及一日發難則雲貴兩省之兵皆其兵兼煽  
土司羅裸兵數萬故能以十四萬踞湖南又以數萬  
由四川出漢中耿尚二逆亦先奪閩粵提鎮兵故能  
數道並出非專恃藩標也然康熙十一年左都御史  
艾元徵疏言邊省歲需協撥之銀雲南百七十餘萬  
貴州五十餘萬四川八十餘萬福建百六十餘萬廣  
東百二十餘萬廣西十七八萬除四川不數外餘皆  
三藩協餉歲五百餘萬雲貴不及一半較順治間已  
省四分之三其時閩海鄭寇尚存兵餉本重而滇逆  
平後雲貴至今亦未嘗不歲需協撥然則部議撤藩

之時或稍遲數載或召入朝覲而杯酒釋其兵權未必不更操萬全之策

興師莫難於轉餉而出塞尤甚明史張輔征安南八十萬成祖征阿魯台五十萬皆必無之事無論永樂英主張輔名將必不若隋煬高麗之師且以漢武時衛霍度漠之役亦惟各五萬騎及負私步從十餘萬而已談何容易動言數十萬出塞乎乾隆間征安南滇粵兩路共兵二萬餘亦聲稱大兵二十萬準噶爾入寇實兵二萬號十餘萬鄭成功入寇兵十七萬號稱百萬安南黎季犛阻兵富良江號七百萬皆是類也考張輔後於永樂七年九年復兩征安南兵皆不過五萬宣德初沐晟柳升合征安南兵不過七萬烏有初次獨用八十萬者乎李自成兵初稱百萬及李赤心降何騰蛟亦號稱五十萬考史館諸王諸臣列



傳則自成悉衆至山海關實二十萬又英親王自陝西追賊而南自成帥兵十三萬及守湖廣兵七萬亦共二十萬而已則五十萬殆家口婦女充數也左良玉兵號八十萬末年亦動言三十萬高傑兵動言二三十萬及降英王豫王軍前則左兵十萬高兵十三萬而已蓋平時亦家口老弱充數及降時造冊解散則水落石出也順治二年詔新降馬步兵二十餘萬除原係各營標抽調者仍各還原營其新募者准散歸本籍約計散遣一半蓋乘驟勝之威馭潰敗之勢故帖耳以去無敢譁者此尤爲倉卒馭遣降衆之法天聰崇德之世羣臣爭臣爭獻取明之策而太宗悉置不用且屢至燕京而不攻其故有二一則大軍略山東淮濟時或謂但扼運河可坐困其通倉之食一則大軍取永平灤州時或謂急攻山海可奪其

咽吭之險然明糧艘夏至秋還與我邊外冬入春歸之期不相值若留軍盛夏則暑雨蒸溽弓弦解膠士馬痘疫其勢不可行也山海關天險重兵視寧錦諸城尤難克我軍屢攻錦州寧遠尚未得志而能卽克關門乎若隔關取地則聲援中梗貝勒阿敏永平之役是其覆轍勢又不可行也是以大兵所下山東諸郡縣皆旋棄不守去來飄忽不測而

太宗講和

之書亦欲舉山海關以西明人制之關以東我朝制之雖都統祖可法有和議利於明不利於我之說而聖念不計焉一日天人合發反開關以延

王師之入故知聖者舉事不先天以開人常後天而因應豈不信哉

故禮親王肅亭雜錄曰嘗讀孫夏峰集孫高陽行狀崇禎庚午收復永豐四城功績以爲諛墓之文近讀

八旗通志乃知當日

文皇雖東歸所留守者如

圖賴圖爾格范文程及勞薩葉臣等皆一時勇將謀士高陽能以烏合新集之兵撻其鋒使大軍棄城遠去實一時奇捷明莊烈帝乃僅蔭一錦衣指揮旋因凌河之役立加斥罷國安得不亡禮親王名昭榘熟于掌故嘉慶末以事黜爵道光初卒此錄十卷中惟超勇親王光顯寺一篇據其外祖綽爾鐸之行狀顛倒舛錯於地勢賊情軍事無一相應宜刪去之光顯寺卽額爾德尼昭也

方略之體例至乾隆而盡善若康熙中館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專載

上諭不載奏

疏旣於情形不悉且

聖祖兩征準噶爾一捷於

烏闌布通再捷於昭莫多今方略從第二次親征起而初次烏闌布通之役不復追敘旣於事無根至第

二次昭莫多亦不載費揚古捷奏則兩創準夷之功  
安在若乾隆中修平定準噶爾方略則以前編補述  
雍正西師始末正編掃蕩準部回部且章奏文報燦  
然指掌蓋館臣稟承 睿裁故體例明備惟康熙  
中事尚多未詳故今於記末附載馬思哈殷化行二  
紀一以補烏闐布通之戰一以補昭莫多之戰皆朔  
漠方略所未有

官書之弊莫患於兩不收蓋分門各纂互不相應如  
雍正中北路大軍始駐科布多繼移察罕度爾乾隆  
中又移烏里雅蘇臺是三地爲屢朝築城屯兵控制  
西北重地一統志成於乾隆平定新疆之後乃於此  
三地一字不及蓋圖伊犁者旣以科布多之東屬喀  
部非伊犁將軍所轄及圖喀部又以此三地駐官軍  
非蒙古汗王所轄故兩不收嘉慶中會典雖補科布

多及唐努山烏梁海圖而於察罕度爾亦不之及遂以兩朝親王大將軍重兵之所竟莫知所在此其疏一也一統志於外藩疆域未附云盛京東北瀕海有赫哲費雅喀庫倫鄂倫春綽奇楞庫野恰喀拉諸部落各沿海島居住每歲進貂皮設姓長鄉長子弟以統之鄂倫春並設佐領供調遣皆隸於寧古塔黑龍江將軍地雖極邊人則內屬故不列於外藩云云夫旣不列於外藩則東三省邊域中諒必及矣乃又一字不及

皇清通典邊防門亦沿此數語甚至

盛京通志於此數部之疆域四至戶口沿革亦一字不及則此各部者旣不獲列於外藩又不獲列於內地動稱國初聲教逮於使犬使鹿而地在何方人爲何等茫如絕域此又兩不收之一失也至於索倫達呼爾巴爾虎錫伯卦勒察畢勒爾等兵均爲東三

省駐防勁旅其人既非滿洲自當詳其部落乃

盛京通志八旗通志與夫一統志會典皆不及之相沿但呼爲索倫兵無知此何種落者何況天命間削平諸部概歸滿洲者更誰問其今爲某地乎以本朝之人譚本朝之掌故鉤稽不易如此又何論遠古何論荒外

察罕度爾大營所在既不見於一統志今考方略康

熙五十八年

諭以鄂勒齊圖河

河字原作郭勒蒙古語也居

喀爾喀游牧之中土肥天和同內地宜築城貯糧但與科布多大營相距千里今欲護衛游牧應於科布多及鄂勒齊圖二地各築一城

命傅爾丹詳議

尋覆奏科布多隔大河水漲輒阻材木難致惟近科布多有察罕度爾水草佳亦距鄂勒齊圖千里宜各築一城中設十一站以察罕城駐兵護游牧按此云

察罕度爾近科布多又云同去鄂勒齊圖千里則察

罕度爾即科布多東南二百里之察漢泊明矣度爾即淖爾

爾音轉蒙古謂泊也鄂勒齊圖當在烏里雅蘇臺左右雍正十年順承郡王錫

保奏察罕度爾當阿爾泰要路建城駐兵嗣以薪芻

不足移於阿勒達爾托羅海去年又移於烏里雅蘇

臺應於山巔築礮臺植木實土為城移察罕度爾所

貯銀米兵械火藥運送其中書此以備科布多大營

察罕泊大營烏里雅蘇大營三地之沿革知北路大

軍遷移再四地利之不易審如此

官書人名地名翻譯小異無妨大同如昭莫多一作

招摩多金川前編之刮耳厓後編作噶爾依前編之

勒歪後編作烏勒圍人名則和洛輝一作何洛會辰

泰一作陳泰策旺那布坦一作策妄那卜灘胡土克

圖一作呼圖克圖此猶瓦刺之為衛拉火者之為和

卓插漢之爲察哈爾

皆明史與本朝異稱

皆但從其一無庸泥

執若布隴堪布爾噶蘇台八字地名有但稱布隴堪

節去下五字者噶爾順有但稱噶順者亦各從簡便

不取餘聲惟是額爾齊斯河拜達里克河噶順河烏

隆吉河塔密爾河博羅塔拉河噶斯泊色爾騰泊諸

書皆無河字泊字則烏知其爲地名乎水名乎闕舍

圖嶺博克達山本博圖山諸書皆無山嶺字則何由

知其地名乎山名乎又蒙古謂大山爲鄂博水爲烏

蘇河爲郭勒然用蒙古稱爲某山某水可也並稱山

水爲某鄂博某烏蘇不可也

敘外藩事每苦蒙古山川地名侏儻闕冗惟一統志

有最善之體例而今人不知承用如外藩各部山川

皆以漢語大書而蒙古語分注其下如居延山蒙古語名

昆都狼山

蒙古名緯

白石山

插漢七

大青山

漢喀喇陽



山洪戈陰山葛札赤城山五藍楊河烏里雅柳河布爾

哈爾爾瀨山塔爾巴七金山賀爾黑山喀喇黑水灤喀喇

烏騰葛天河都母達都天山騰葛日月池納藍白雲山插

施羅巴顏大黑山喀喇木葉山兀兀鹽泊達卜白鹿山

布虎圖是謂地從主人名從中國惜每部落惟見於前

數行後此則仍用蒙古語大書並無譯義疑徐尚書

乾學開局洞庭山時無理藩院翻譯通使自隨故未

能盡譯者悉仍其舊此遺憾一也乾隆初大兵西征

時詔鄂容安劉統勳兼考西域今古地名沿革

時戎馬倥傯未遑覆奏及事定始開西域圖志館知

伊犁為烏孫喀什噶爾為疏勒葉爾羌為莎車烏魯

木齊為車師庫車為龜茲闡展為鄯善樓蘭而塔爾

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其時新疆地名已定不

復追改然喀什噶爾譯云多磚房烏魯木齊譯云紅

廟兒塔爾巴哈臺譯云多水瀨烏里雅蘇臺譯云多  
楊柳並無深義且建重鎮而無嘉名參史冊而難貫  
串斯遺憾二也或謂仿古則不通今擇雅則不諧俗  
然水嶺葱嶺天山玉河黑水營屢見章奏曷嘗稱烏  
闐烏蘇穆肅達坂乎黑龍江將軍不治黑龍江城而  
治齊齊哈爾城名實既不相應試問長白山興安大  
嶺鴨綠江混同江松花江大小遼河大小凌河何一  
非漢語而奉天錦州二府屬州縣名皆仍前代之舊  
曷嘗礙於通俗乎況天命天聰崇德之建元盛  
京興京奉天府之改號宗室排行班輩之命名何一  
是滿洲語烏見黑龍江之非而齊齊哈爾之是乎故  
知一統志之漢蒙並書爲不刊之令典

官書中有互相矛盾者則不得不衷其一是如  
盛京通志引魏書烏洛侯國從難水北行二十餘日

有於已尼大水卽北海難水今黑龍江則於已尼大水卽黑龍江北之一泊非大北海正符魏書東夷諸

國之例乃皇清通考四裔門忽以烏洛俟改侯爲侯爲鄂

羅斯而於已尼大水卽大北海則中隔興安大嶺相

去數千里與魏書無一合此當從通志者也外藩王

公功績表傳載順治三年諭曰吐魯番乃元成

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且載葉爾羌和闐阿

克蘇和闐各有元裔汗酋表貢康熙十二年吐魯番

貢使至表稱成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是則回部

之爲元裔明如星日乃西域圖志以回教始於唐初

派罕巴爾傳至霍集占二十世遂以元代回部成吉

思汗後二十餘世推之上古謂更在派罕巴爾之前

謂成吉思與元大祖同名爲唐以前已有回教之證

幻渺鑿空莫可究詰此則當從外藩功績表傳者也

乾隆四十年五月

諭曰朕每見法司爰書以犯

名書作惡劣字輒令更改而前此書回部者每加大  
作狃亦今刪去犬旁此等無關褒貶適形鄙陋豈同  
文之世所宜有又進呈四庫書時多有以夷作彝以  
虜作鹵者 命將四庫館諸臣交部議處又乾隆

三十二年臺灣奸民倡天地會以三指按心大指為  
天小指為地地方官改作添第二字化大為小規避  
處分及林爽文叛 詔查參府縣並究其改字之

幕友沈姓治罪此皆 聖訓炳煌視魏道武改柔

然為蠕蠕者何啻滄海之與蹄涔是記於教匪冉天  
元王國賢皆書其本字不改書而高天升馬學禮魏

學勝必書其本名不曰高二馬紅夷大礮不作紅衣

西藏之刺麻西洋之英吉利皆不加口旁他書皆作喇嘛

喇字書至明季流寇名有本名如羅汝才混世王惠

所無 聖武記 卷十一 八 中華書局聚

天相過天星劉國能天塌李萬慶射塌高迎祥小闖王李

錦虎一隻劉體純二隻王輔臣馬鶴劉哲塊高傑番

鷄王王光恩小秦馬進忠混張光壁黑楊光甫連

鷹賀賀一龍革裏孟長庚點賀宗漢活地高加討顯

神劉劉浩然鄉裏劉洪啓沙一把吳氏綏寇紀略不知核

實王橫雲明史藁亦不加釐正遂以一丈青搖天動

不沾泥等形之紀傳亦廿一史未有之笑柄也

儒者著書惟知九州以內至塞外諸藩則若疑若昧

荒外諸服則若有若無故趙氏翼謂噶爾丹敗於土

臘河馬爾賽不於歸化城邀其歸路俞氏燮謂西藏

即古佛國即中印度已皆差岐數千里至聲教所不

通之國則道聽凡譚尤易鑿空而莫甚於西域聞見

錄之述鄂羅斯其國不見史冊崛起元明至本朝始

大故譚者莫知其涯際或以為臣服之國不知會典

列朝貢之國九曰朝鮮曰琉球曰越南曰南掌曰暹羅曰蘇祿曰荷蘭曰緬甸曰西洋諸國

謂意大里亞英吉利等國

或一至無常期

其餘日本港口佛蘭西等皆爲互市之國不

列於朝貢況鄂羅斯乎鄂羅斯地包絡大西洋小西洋南洋東及黑龍江雖英吉利諸夷之書亦推鄂羅斯爲第一大國我使臣往返止與其疆吏相接不得見其汗也若聞見錄所述控噶爾大國攻破鄂羅斯者尤影響全無與退木爾沙皆以汗名爲國名是錄於葱嶺以西各國皆道聽塗說不根無稽故欲知西荒厓略者上則宜據利瑪竇南懷仁地圖近則宜觀海國圖志若四庫全書提要謂元劉郁西使記所述葱嶺以西各國皆在今新疆亭障堡戍內四裔考又謂愛烏罕以西卽西海鄂羅斯旣爲屬國卽兼有北海皆徒知侈張中華未覩寰瀛之大

禮部會同四譯館掌賓四夷之事館內存貯外國之書回回高昌西番西天爲一處曰西域館暹羅緬甸八百蘇祿南掌爲一處曰百夷館凡十種皆譯以漢文分其門類然皆不能全僅存崖略而已惟安南朝鮮琉球表章皆漢文近則西洋英吉利亦能以漢字通於中國夫制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粵東番舶購求中國書籍轉譯夷字故能盡識中華之情勢若內地亦設館於粵東專譯夷書夷史則殊俗敵情虛實強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於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於駕馭豈小補哉

朝鮮一年四貢歲終並進琉球間歲一貢越南二年一貢於四年遣使並進南掌十年一貢暹羅二年一貢蘇祿五年外一貢緬甸十年一貢外夷惟朝鮮琉球最忠順然於中國無損益其關係中國者莫如暹

羅其地介安南之西南緬甸之東北而富強與之敵  
又與二國世仇且其國王鄭氏本中國人常存尉佗  
思漢之心乾隆中暹羅一封而緬甸稽首阮光平之  
降亦恐暹羅議其後卒之滅阮光平者暹羅力也其  
國產米甲南洋歲濟廣東者數萬石兵旣可禦外侮  
粟又可佐邊氓雖朝鮮莫逮也談邊防者尚於此加  
意乎

太宗諭諸貝勒曰蒙古諸貝勒舍其本國之語名號  
俱學刺麻致國勢衰微當以爲戒 高宗亦言我

滿洲以騎射國語爲根本苟必欲如漢人之文義蒙  
古之經典則非殫十餘載之力不能尚何暇精騎射  
習武備乎此皆 訐謨遠慮垂範百王然蒙古衰

弱中國之利也以黃教柔馴蒙古中國之上計也卽  
爲蒙古計與其爲匈奴突厥之馮陵飄忽九邊枕鋒



鏘原野厭膏血何如水草寢訛休養生息是則以慈  
悲銷殺伐以因果導獷狠宗喀巴之功中外華夷實  
利賴之且蒙古敬信黃教實始於俺答俺答之佞佛  
由於其妻三娘子而中國大臣高拱張居正王崇古  
張弛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  
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於今受其賜  
故馭夷得其情可使鴉音化泮林中孚格蠻貊有能  
借耶穌罪福之教以杜西夷鴉煙之毒者乎是有待  
於高張之相與鑑川之督撫

明改元之十三中書行省爲十三布政使司而會典  
相沿仍稱某省不稱某司此明代之失也 本朝

又分十三省爲十七省若湖廣爲湖南湖北江南爲  
江蘇安徽陝西之西爲甘肅直隸關外爲奉天然安  
慶徽州甘州肅州皆一省中之二府不可以括全省

江蘇江寧兩布政司亦不可偏舉蘇州況陝甘總督及甘肅布政使皆治蘭州不駐甘州肅州乎竊維古者山川疆界州居部畫之誼及國初徧沅巡撫

改稱湖南之例則甘肅卽古涼州又卽隴西安徽省卽淮南江蘇省卽江東福建省卽閩南庶名實瞭然形勢畢舉且今代詔令奏疏亦稱福建爲閩省

安徽爲皖省不稱爲福省安省雲貴兩廣則稱滇省黔省粵省不稱雲省貴省廣省豈非山川爲主州郡爲賓不可強更者乎至宜興儲氏大文極論元代分省建置惟務侈闢盡廢禹貢分州唐宋分道之舊合

河南河北爲一而黃河之險失合江南江北爲一而長江之險失合湖南湖北爲一而洞庭之險失此今惟此條

改合浙東浙西爲一而錢唐之險失淮東淮西漢南

漢北州縣錯隸而淮漢之險失漢中隸秦歸州隸楚

又合內江外江爲一，而蜀之險失，故元明二季流賊之起也。來無所堵，去無所偵，破一縣一府，震破一府一省，震破一省，各直省皆震，經略或至七鎮，總督總理，或至八省七省五省，又或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地無常界，兵無常將，而藩鎮控制之宜，並失。崇論閎議，上下古今，雖云地利不如人和，而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形格勢禁，未嘗不可以擴論世之胸資遠猷之告。

功則功，罪則罪，勝則勝，負則負，紀事之文，貴從實，所以垂法戒也。近人紀 皇朝武功七篇，往往言勝

不言敗，書功不書罪，如三藩之役，順承郡王簡親王逗留於楚，貝勒洞鄂失幾于陝，總督金光祖將軍舒恕觀望于粵，準噶爾之役，蒙古王丹津縱寇于鄂爾昆河，一概不書，卽傅爾丹和通泊之敗，額楞特喀喇

烏蘇之敗亦略一及之而不詳

傅爾丹和通泊之敗官兵止萬人而彼記

言兵二萬僅歸二千則又失實

參贊額勒登額逗援于緬甸溫福償

事于金川巴忠成德鄂輝賄和于西藏恆瑞黃仕簡任承恩老師于臺灣及柴大紀如何獲罪亦一概不書因春秋諱內失昌黎避史謹之遺意然利鈍兵之常事賞罰國之大枋有章奏有

上諭具載官書

何必深沒其文以成疑案故

高宗屢諭史館列

傳直書諸臣功過敬本此誼以昭信史而所見之世尤倍詳于所聞之世庶幾處不諱之朝存三代之直述塞內之事與塞外不同史記衛青漠北之戰漢兵與胡兵相亂而隨單于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而還明史成祖追阿魯台至捕魚兒海使張輔等窮探四五日不見一人一騎之迹班師此追寇漠北故闕略不詳若青海則在甘肅之南四川西藏之北回

部之東在本朝尚爲內地，乃袁枚敘岳鍾琪追羅卜藏丹津之役，言軍至一處，但見紅柳珍珍，土人曰：此桑駱海也。路且自此窮矣。究竟桑駱海在何方，賊曾丹津遁往何地，與官軍何路相左，概置不談。竟若窮荒絕徼，渺無邊際者。金石典冊之文，當使後人知地利，知兵法，知賊情，可等諸稗官小說，以幻爲奇乎？至剿捕內地教匪，州縣櫛比，尤當畫沙聚米，乃方略軍報，動言遇賊某村某岡某溝，敗分幾路竄遁，曾不言此村岡溝路何州何縣所轄，且三省犬牙交錯，有今日川，明日楚，後日陝者，有晨在漢南，暮逾漢北，戰在界嶺之東，追逾界嶺之西者，有一日之中，而各省官兵各戰各賊者，若不以州縣爲綱維，山川南北爲經緯，但見村岡溝徑紛錯，馳擊茫然，不知方向，不又幾同小說乎？史記項羽本紀六國鼎沸，兵分十餘路而

地利形勢如碁布局若網在綱良哉史乎

本朝出軍祭告

堂子與

郊

廟並重會

典元曰一

皇帝拜天則於

堂子出征拜天亦

如之故或以

堂子爲祭天天然四月八日則奉神

佛於

堂子而祭之豈又可卽以

堂子爲奉

佛乎且

堂子之圓殿之神亭皆以月首祭而圓

殿神則名曰紐歡台吉武篤本貝子是

堂子自

有一神矣神亭建於

堂子東南隅每月首內管

領一人免冠脫褂解帶入跪祝叩首四月浴佛日於

堂子祀佛則並祀圓殿神若禱馬則祭馬神於

別室亦兼禱圓殿神考開國方略

太祖初起兵

卽禱於

堂子諸族人謀害

太祖亦誓於

堂子其時在薩爾濟之戰前數十載則

堂子

自是滿洲舊俗祭天祭神祭佛之公所惟圓殿神貝

子之祀則不知起於何年

說禹貢山川者有三條四列之說而唐僧一行河山兩戒尤爲後人所祖其言曰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爲北紀以限戎狄此但據禹貢九州言之故以中幹爲北幹其實昆侖大幹北包朔漠瀚海之外唐楊筠松疑龍經述四幹有二西隔崆峒數萬程東入二韓隔杳冥惟有南龍入中國分脈布祖來奇特蓋謂北幹中華不及見所見惟于闐南山起祖東走秦豫燕趙之龍耳前代度漠之軍所至如狼居胥山寘顏山浚稽山涿邪山燕然山皆北幹山名距代郡定襄朔方二二千里今並不得其遺蹟

迨本朝臣服漠北蒙古

凡阿爾泰山杭愛山興安嶺盡隸版輿于是一統志

始詳北幹之支脈曰阿爾泰山卽古金山在特思河西北綿亘二千餘里高入霄漢盛夏積雪不消爲西北諸山之祖其頂在烏普薩西北支峯蔓壑分爲四枝正北一枝隨額爾齊斯河以北入俄羅斯境不知其遠近其東北一枝遶特思河之北千里東爲唐努山又東北接杭愛山之陰北抵色楞河其河東一枝爲烏藍郭馬山繞奇勒稽思泊之北又東南爲白勒奇那克科山又東爲昂奇山空格依河出其南麓烏海河出其東北麓又北爲馬喇噶山布勒噶蘇台河出其東麓又東北爲大山喀喇河諸水出其南麓其南一枝蜿蜒不斷納鄰河呼勒秦河哈流圖河納思克河布勒濟河哈巴河奇蘭河喀喇額勒奇思河阿額勒齊思河俱出其西麓哈勒奇薩河呵普都河出其東麓山勢旋折而東布顏圖河出其北麓布拉青



吉兒河、札克台河出其南麓，又東爲阿爾泰山之尾，又東南復分二枝，如黑雲二道，界瀚海中，其東爲庫克西勒山，又東北接巴顏山，其南枝爲都特嶺，布帶山圖古克里河出其西麓，又南爲布勒堪山，空鄂洛阿濟罕山層峯不斷千餘里，橫截沙漠，爲阿爾班岳達察嶺，又東南爲古爾板賽漢山，其南爲諾默渾山，其東南爲五百根山，至空可喀喇龍山而止，自空鄂洛河、濟罕山南向爲奇齊格納山、拜轟鄂爾山、查喇圖山，至伊塔特圖山而止，此皆北幹阿爾泰上游之脈絡也。又云其南八十里天山，自西方來，亦蜿蜒而東南，橫亘沙漠中千餘里，又東爲活爾活圖山，至色公哈占山而止，色公哈占山北至空可喀喇龍山二百里，南踰瀚海，至套北陰山五百里，此天山中幹支脈之與北幹對值者也。又曰杭愛山在鄂爾渾河之

北直陝西寧夏北二千里。翁金西北五百餘里。其山最爲高大。山脈自西北阿爾泰山來。東趨踰鄂爾坤土喇諸水。爲大興安肯特諸山。又自山西枯庫嶺北折。環繞色楞格河。上流諸水發源之處。抵俄羅斯國界千餘里。鄂爾坤塔密爾諸河。皆發源於此。又大興安嶺在敖嫩河北。小肯特山東。自此綿亘而東。直抵黑龍江入海處。山之南爲喀爾喀界。山之北爲俄羅斯國界。此北幹下游。杭愛山至興安嶺。盡海之脈絡也。自古語北幹者。莫詳於是。惟以賀蘭山陰山爲天山一支。是爲小誤。蓋天山之脈。盡于玉關。而賀蘭陰山。則和闐中幹之支。非天山之支也。至一統志疑杭愛山卽燕然山。康熙朔漠方略載。聖祖勒銘。狼胥之山。其山必距昭莫多不遠。則是以汗山或肯特嶺爲狼居胥山。準其地望。皆與古書相合。惟提督

殷化行西征紀略出寧夏循賀蘭山西行度沙磧二  
百里至一山有石碣題兩郎山或謂卽狼居胥山則  
距塞太近必非是矣

問漠北阿爾泰山爲北幹而僧一行所稱北幹者僅  
中幹則聞命矣惟阿爾泰山之南和闐山之北則當  
以天山爲中幹今乃謂中幹出于闐之南山者何阿  
爾泰山之西爲額爾齊斯河其水徑俄羅斯入北海  
故或疑北幹與葱嶺不相屬而謂四大幹皆原葱嶺  
者何兩山之間必有大川長江大河旣爲三幹中之  
大界水自當各有天然入海之道乃龍門底柱皆冒  
中幹山脊而過人力開鑿而成竟莫知大禹未鑿以  
前黃河故道安在者河北幹中幹皆盡於興安大嶺  
則兩幹又似合爲一幹者何曰蓄是四疑貽誤千古  
夫北幹阿爾泰山之脈正從天山而來由伊犁博羅

塔河之西遶額爾齊斯河，宰桑泊之東北而起。阿爾泰山是葱嶺者，天山之太祖。天山者，北幹之少祖。天山以阿爾泰爲正幹，而其東趨巴里坤、哈密者，特其分幹。分幹短而正幹長，故北幹興安大嶺盡于東海，視哈密分幹多行，至七千里，其孰正孰輔，判然徑庭矣。哈密餘支東北盡于安西州之布隆吉河，河北爲天山支麓，河南爲祁連山正幹。玉門關、嘉峪關皆建於此，正扼二幹之交會。而祁連山脈則上起於闐中，經青海下爲賀蘭山、陰山，與天山之脈不相屬。故自僧一行以來，皆以三危積石爲塞垣北戒之祖，不言祖於天山。蓋葱嶺河源經回部，匯于蒲昌海。卽羅布泊在天山之南，于闐山之北，故回疆三面皆山，惟以東隅爲泄水之口，則自蒲昌海東至玉關沙磧千餘里，又自玉關東至遼西瀚海六千餘里，卽北幹中幹天然

之大界也。使水行沙磧，不滲不瀦，則蒲昌海之水必經龍堆出玉關，挾布隆吉河居延澤之水，東會克魯倫河，黑龍江入海矣。無如沙漠旱海，水小卽滲，水大卽瀦，窮荒枯磧，生氣不鍾，于是潛源重發於青海之上，遂以北幹之界水，溢出中幹，是爲一變。河入中幹以後，仍隨中幹左枝，山脈北流，由甘州出塞，繞河套以賀蘭山陰山障其北，連峯疊嶂，偪之入塞，至雍冀間，而中幹左右兩枝交會，界水愈狹，不足受河，于是懷山襄陵，或東決平陽，或西泛關中，口子言古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故禹不得不闢龍門，析底柱以納之，使河槽歸一，是前則伏出于中幹之底，繼則顯冒乎中幹之脊，是爲再變。使循北幹界水之常，不入中幹，則大漠也，塞皆水草饒沃之地，人物繁庶，而生氣何由獨鍾中原乎？天地之氣，聖不能違，乃漢武

帝時齊人延年上書請徙河塞外北注胡地不入中國試問徙于旣入中幹以後乎則必使河從朔方冒陰山大脊而過也徙于未入中幹以前乎則必使蒲昌海水穿龍堆千里之沙再絕瀚海六千里之漠不滲不瀦而東也不察天地之氣不明水土之性不考支幹之形勢尚足語疏導辨方略乎至謂兩幹合于興安大嶺尤爲瞽說夫內興安嶺與外興安嶺一在黑龍江之南一在黑龍江之北名雖同而畫然二幹祖雖同出葱嶺而分幹皆在萬里以上一則由三危積石遶套外爲賀蘭山陰山經歸化城宣府至獨石口外之多倫泊而起內興安嶺巨內蒙古各部而爲遼東之長白以盡于朝鮮一則由漠外之阿爾泰山杭愛山起肯特嶺爲外興安大嶺包喀爾喀各部蒙古以盡于鄂羅斯豈可因其同名誣爲一幹殺祖禰

之宗支渾華夷之界限乎職方外紀圖以阿爾泰爲金山杭愛山爲西金山外興安大嶺爲東金山特著北幹之脈不淆興安之稱惜無遵用之者若夫于闐中幹復分數支其在黃河北大漠南者爲中幹之北幹在黃河南漢水北者爲中幹之中幹漢水南江水北者爲中幹之南幹此則九能之士類能道之今不更僕焉

塞外地名有同音不同地者官書以厄魯特爲阿魯

台

西域圖志

考明史外國傳阿魯台與瓦剌世相仇殺厄

魯特乃瓦剌之裔豈得以仇國爲其祖禰況阿之與厄音亦不近惟元太祖本紀乃蠻之兄卜魯欲汗西奔獵于兀魯塔山禽之以歸則厄魯特自是西域地名故以名其部落豈得沿阿魯台之人名乎又謂阿速爲阿克蘇

續文獻通考

考明史西域傳阿速近天方及

賽馬爾罕又云沙哈魯部在阿速西海島中則阿速

自是葱嶺以西之國近地中海距阿克蘇萬里豈得

以葱嶺西之國移于葱嶺以東乎又謂內藩蒙古之

奈曼部即乃蠻外藩王公表傳及一統志考元史乃蠻與太祖戰

營于杭海山即漠北杭愛山也又元祕史成吉思汗

征乃蠻溯克魯連河而上即克魯倫河乃蠻塔陽汗度塔

米爾河亦作塔密爾即和林地登納忽山以望敵成吉思圍之

乃蠻潰遁被禽其子走至阿勒台山即阿爾泰山成吉思

盡收其部衆是則乃蠻蓋漠北之西部為今賽音諾

顏及土謝圖汗二部地而元太祖起于斡難河在克

魯倫河東北乃漠北之東部蒙古為今車臣汗地迄

吞并乃蠻始徙帳杭愛山之西鄂爾昆河之北塔密

爾河之南是為和林即乃蠻汗舊日王庭也若今之

漠南蒙古奈曼部則太祖裔孫近在喜峯口外距和



林數千里豈得以漠北之仇部誣為漠南乎至捐毒

非身毒

捐毒今回疆之布魯持身毒則近南海

疏勒城非疏勒國

疏勒城屬

敦煌

郡耿恭所守也今喀什噶爾

疏一則南北相去數千里一則

東西相去數千里而顏師古章懷注混殺為一皆由

讀史者詳中原而略外域

聖武記附錄卷十三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事功雜述

承平日久，文臣有吏才者，未必有邊才，故將相之任，兼長爲難。雍正西征之役，大學士張廷玉力主出師，薦傅爾丹爲帥而敗，此不當進而進者。阿逆之叛，陝甘總督劉統勳請棄巴里坤退守哈密，詔逮斥

之不逾年，而王師電掃西域，此不當退而退者。惟鄂爾泰當雍正中奉命巡視西疆，歸奏賊未可遽

滅，宜養兵待時，遂允準夷請和之議。傅恆當乾隆中阿逆來投，力主用間進兵，機不可失，蓋二臣皆身歷戎行，曉洞賊情，故動中窺會，非書生臆測所及。若魏象樞亦國初儒臣，乃以撤藩請誅明米二臣謝叛逆，以地震請誅索相應天災，且請招撫三藩，引七旬干

舞而有苗格使用其言大事幾去又楊名時張昭皆文學名當代而力主棄已闢之苗疆撓攻土歸流之成績智等觀場見同坐井故用違其材自古所嘆然則本朝漢文臣知兵者誰乎曰魏裔介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極陳滇黔蜀粵邊地今將滿兵遽撤一旦有變鞭長莫及荆襄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控制無事以消奸宄竊伺之心有事以扼四方水識之要此先事之陸一也耿逆叛閩時編修李光地家居蠟丸告變請大兵由汀洲間道入閩及鄭逆未平又排羣議力決臺灣必可取此臨事之識二也武進劉於義以文臣受知世宗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夷李之芳撫浙江聞耿逆叛閩馳扼衢州督陣血戰屢挫賊鋒此任事之才三也

將材半由閱歷半由天授圖海於順治初爲中書舍

人 世祖幸南苑圖海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

趾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游至大學士及康熙  
初果立西征之績明亮少時尚履親王郡主王母妃  
薨奉移之東陵道路積潦昇夫皆憚行明亮躬行泥  
淖嚮導昇夫不從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  
肅如行軍王喜歎曰吾婿將材也後果立金川湖北  
之功海蘭察爲侍衛與蒙古郡王巴圖相善各有駿  
馬扈蹕木蘭王欲易馬而騎海不可王笑曰予夜將  
使人篡取之何如是晚王遣人至見駿馬獨立荒原  
斫草潛騎之去忽聞窟中人語曰寄語而王吾行當  
竊王馬矣使者歸告王命備之夜半忽聞帳外呼曰  
盜馬者遁俄而各帳齊呼捉賊聲如崩岳王馬皆驚  
逸出棧及追轉而名駿已失蓋海潛至帳後使從者  
羣呼及守者出視而海公已乘馬行矣次日相見歡

飲竟以馬贈之。蓋服其智也。此與太平廣記柴紹盜馬事暗合。海不讀書而機警天授。豈僅趨勇絕人哉。兵貴紀律正也。有時欲鼓士氣則虜掠而亦捷。兵法有死無走正也。有時以退爲進則全軍亦爲功。康熙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詔

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海赴德勝門外教場閱畢。卽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悉不問。不數日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於此。衆踴躍無不一以當百。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宣府等地糧稅。以卹邊氓。蓋以烏合輿僮之衆。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所謂驅市人而與戰。用不測之威。施不測之賞也。非此者。幸毋藉口。金川木果木之役。溫福剛愎自用。頓兵數月。不設備。額駙色布

騰統領伍岱海蘭察皆誚之不聽賊潛師攻我營寨  
我兵不戰自潰海蘭察初對陣卽詫曰雲氣已頽散  
不可戰也余馬首欲東與諸公相期于美諾可也遂  
突圍去我潰兵自相踐踏終夜有聲渡鐵索橋擁擠  
崩斷墜水死者千計海蘭察與明亮結營美諾見潰  
兵如蟻往來嶺間遣人招集收得數千衆甫定適有  
持銅匱傾水者誤落地鏗然潰兵驚曰追賊至矣羣  
起東去斬之不止其喪膽如此故明亮復與阿桂收  
兵養銳逾二載軍心始振此偏裨值驕帥陷絕地故  
不得不全身以圖後效非此慎毋藉口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人但知其將材不知其相業如  
治河則改儀封考城之新道籌兵餉則預慮名糧增  
兵之耗費皆關係百十載利害正色立朝始終如一  
爲乾隆名臣之冠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煙

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將。海蘭察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阿公驅使。辱罵惟命。遇他帥輒不樂爲用。征臺灣時。福康安待以前輩。趨拜下風。海始爲之盡力。一戰破賊。卽日抵嘉義城。人以爲自天而降。後征廓爾喀。則福康安驟勝而驕。復諫自用。逾橋之役。徵海救幾全軍覆沒。及旋師西藏。福康又留連酣宴。月餘不行。海屢請之。大相抵牾。歸不匝月而卒。海公結髮從戎。每臨陣徵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彈弓弦。卜明日之勝負。聽地窖知賊馬之衆寡。驗馬矢知敵去之遠近。皆他人所不能學。

嘉慶初黔楚苗變海公先歿福康安遂束手無能爲  
故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寧獨霍去病有  
天幸耶

軍報以賊情地勢兵機二端爲要滿洲將帥罕長漢  
文惟高其倬鄂爾泰材兼文武故雲貴用兵諸奏一  
簡明一詳暢次則傅恆督師金川時幕府參佐多軍  
機章京練達軍事故奏報情形聚米畫沙前記已載  
其全疏至額勒登保經略川楚奏帶郎中胡思顯代  
具奏稿每有小劄直陳不諱

上嘉其不欺特加  
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其疏質實有餘明暢不足至參  
贊德楞泰馬蹄岡之戰保全川西爲第一奇功蜀人  
譚之至今勃勃有生氣乃檢方略原疏了無精采蓋  
是戰之奇在於轉敗爲勝萬死一生兼有天幸奏報  
時乃掩其前半陷伏急危之形與冉天元鋒銳洶洶



之勢。但稱遇賊接戰，禽獲渠魁，其意蓋欲飾爲全勝。不知蓋失機宜，反晦勞烈也。康熙中，大將費揚古奏捷朔漠，惟言兵至某處，迷失道，宛轉山徑中數日，又于某處絕糧數日，又于某處始遇賊，初戰不利，幾致挫衄，仰賴國家威福，天幸成功，實出意外。幕客問其故，答曰：廟堂不知塞外行軍之苦，必且易視兵事，生好大喜功之心，豈知兵凶戰危，若此將士勞苦若此，烏乎元老壯猷，豈獨陳謨得體哉。

康熙中準夷入寇

聖祖命大學士李光地著之

遇復之上六，光地變色。

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

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親征，果大捷。雍正中，議討噶爾丹，都統達福力諫，言賊能用其舊臣，且天時溽暑，張廷玉以小雅六月興師難之，卒薦傅爾丹敗績于和通泊，故泥經義與不泥經義相去霄壤。乾

隆中戡定伊犁

御製開惑論力闢漢唐諸儒地

不足耕人不足臣之說而西陲永奠康熙中議棄臺灣李光地力破前代捐珠崖棄安南之議而海波息警故泥史事與不泥史事相去霄壤今日動笑紙上譚兵不知紙上之功卽有深淺有一二分之見有六七分之見有十分之見淮陰背水死戰出于兵書而諸將不知崔浩涼州地利得自漢書而浮言不惑故于史學深者其練世故諏形勢亦必深不肯以陳腐昧機不敢以虛僞僨事今尚未能領會紙上而遽欲收功馬上難矣哉

太宗崇德四年命達海譯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未竣而卒順治七年翻譯三國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程等賞鞍馬銀幣又聞額勒登保初以待衛從超勇公海蘭察帳下每戰輒陷陣海公曰爾將材

可造須略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爲經略蕩平三省教匪是

國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

者類多得力於此且羅貫中大半引申於陳壽非盡鑿空故朝廷開局譯爲官書以資教習而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有蜀人金公趾者在軍中爲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姜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明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是故郢書可以治燕里謠巷諺可入樂府不龜手之藥宋人以泝辭洗而楚臣得之以濟三軍而兼城拓地

此爲武將言之則可若嘉定嚴衍作資治通鑑補多取三國演義以補涑水之書而

錢大昕潛研堂集作嚴氏傳盛推爲明代史學之冠則希世罕聞矣

海寧查伊璜孝廉識吳六奇於未遇後從王師征粵

官至提督厚報查君之知遇王士禎文集及吳江紐  
琇觚賸皆記其事謂六奇以乞巧遇征粵之師途中  
被執獻策從戎積功至節鉞然 國史入六奇於

貳臣傳明桂王南澳鎮總兵以順治七年迎降於我  
朝及康熙四年尚被奸僧誣其匿桂王子爲婿

是六奇在明已貴安得謂乞巧投效軍前乎列傳言  
六奇粵人少時乞食各郡習山川險易至是以總兵  
降請嚮導大軍招徠旁邑亦言其少時在粵中事非  
浙中遇查君事或者查吳相遇實在明世旋附義旅  
爲桂藩馳驅後人諱之而托言驟貴於 興朝歟

順治二年 王師下江浙江陰典史閻應元起兵

守城自六月至八月凡八十日城陷殉難乾隆中予  
諡忠節明史有傳而邑人黃晞狀之邵子湘傳之皆  
謂 王師攻江陰者二十四萬城下死者六萬七

千巷戰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焉。至今邑人相傳有三王八將皆死城下之說。考是時明兵四起，最盛者浙東魯王之師，列營錢塘十餘萬，屢渡江攻杭。次則徽寧金聲之師，與盧象觀等太湖之師，亦時時窺金陵。故王師半屯杭州，半屯金陵，勢皆不

可分赴。至蘇州駐防兵僅千餘騎，吳淞總兵李成棟兵二千餘，水師提督吳兆勝兵稱是，合計不及萬人。且方與松江嘉定吳江各民兵四出角鬪，安能盡赴江陰。若撤杭州之師北赴，則浙東義旅豈不鼓行而至嘉興。若盡金陵之師南下，則徽寧太湖兩軍豈不乘虛而襲建業。且江陰彈丸僻處人衆食寡，王師但以數千分扼要港，塞斷糧艘，城中即可坐困。何煩傾國二十餘萬之師，死傷山積，其無稽者一也。駐杭貝勒一爲勒克德渾，一爲博託，一爲貝子屯齊。後

皆立功闖楚北剿大同進封順承郡王端重親王載  
在盟府其餘攻江陰之劉良佐李成棟等亦皆於破  
江陰後移征他省徧考史館滿漢諸臣傳從無一死  
於江陰城下之人若果沒王事如定南王敬謹親王  
之殉楚粵則賞延奕世入祠立傳久炳日星何得佚  
其姓氏其無稽二也蓋江陰樹幟於季夏之初正值  
兩浙三江民兵四起

王師東西赴援無暇問及

偏隅故得兼旬抗拒及仲秋以後多方漸靖於是松  
江嘉興之兵便道移攻食盡守疲故一鼓而克要之  
貝勒并未親至江陰其圍城兵數亦斷不及紀載十  
分之二乃文士鋪張快其筆舌並議史可法之守揚  
州不及一典史守江陰盡信武城之策遂成燕郢之  
說且明季奇功孰若左應選乎崇禎二載王師圍燕  
京破永平破灤州破遵化祖大壽軍潰出山海關中

外大震而昌黎縣令左應選集潰卒練民兵登陴誓  
守蒙古滿洲兵再攻不克 太宗親督大兵雲梯

地道晝夜環攻卒解圍去夫以書生雞肋當 真

人龍戰之師臨衝因壘卒佗崇墉視袁崇煥金國鳳

以宿將精兵憑堅城者尚不足道乃事後竟以報銷

罪吏議而明史亦僅附見他傳聲烈闐如曷可勝喟

幸其事具載 本朝開國方略并非勝國鋪述之

詞正猶唐宗賞安市城主明祖褒廓擴帖木兒彌足

勸干城而信後世

嘉慶二年四川賊首王三槐俘至京 廷訊時供

言官偪民反 上曰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曰

惟有劉青天一人劉青天者南充知縣劉清也由貴

州拔貢生令於蜀得民心凡教匪所至清輒身入其

營諭降賊皆不加害當是時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初

嘉慶元年宜綿督四川時使清招撫王三槐三槐隨清至宜綿營約率所部出降然實詭覘虛實無降意還營復叛二年清復至羅其清營其清故爲清部民德清清望之卽大哭羅其清亦哭卽去所服白袍請罪蓋白蓮教衣白也留清宿其營奉牛酒聽約束甚恭復遣帳下導清徧入徐冉王冷各賊營皆開壘列隊迎送如禮惟孫士鳳蟒服翎冠踞座清望之拱手亦卽下座東西抗禮語多桀驁然亦終不害清翌日清爲檄使鄉勇羅思舉持諭羅其清其清恃其衆終無降意及三年勒保攻王三槐於安樂坪數日不下策無所出乃復令清赴賊營招撫時清已擢兵備道矣三槐恃前此出入大營無忌約重質始出勒保乃令前隨劉清至賊營之貢生劉星渠及都司某質賊營二槐乃詣軍門勒保俘報大捷劉星渠亦乘亂衆



中逃出，惟都司某被殺。清前後招降川東賊二萬餘，散遣歸農。然清不惟撫賊有恩，其戰賊亦最力。其所練鄉勇亦最敢死，常破羅其清。冉文儔於方山坪破王三槐於巴州江口，轉戰川東數載，與各賊大小百十戰，斬獲萬計。見奏牘者僅十之二三。入營撫賊，出營殺賊，往返虎狼之穴，如慈母訓撻嬰兒，蓋史冊所希有也。嘉慶四年，魁倫代勒保爲總督，冉天元渡嘉陵江，大猖獗。劉清稟請防守潼河，魁倫反，盡撤沿河兵勇入城自衛。及賊渡潼，諉罪於清。

上素知清

不之罪也。以其廉介，命總理達州軍餉。達州知州劉佳琦，詭報河運爲陸運，冒餉巨萬，勒保奏其與劉清齊名。川民稱二劉。擢佳琦知綏定府，清先後剿撫川賊，勞列甚著。事平，擢四川按察使，勒保劾清民社有餘，方面不足。改山東鹽運使。嘉慶十八年，河南滑縣

蠢動山東曹州賊應之巡撫同興不敢發兵清力爭  
三日始從其請卽以清將兵承平日久兵習宴安步  
行四五十里卽足腫清乃自躡草屨先之日行八九  
十里士卒皆感動叩首請清騎馬誓以死殺賊時賊  
皆烏合清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所向披靡一戰於定  
陶之髻山再戰於韓家廟三戰於扈家集山東賊先  
後破斬殆盡時總兵陳某反率衆在後爲清策應荆  
溪周濟山東新樂府云一聽征鼙怒若雷波馳鱗駭  
陣雲開歸來卻入將軍帳更與將軍共舉杯詠其事  
也事平授山東布政使清不合於大吏又不耐簿書  
錢穀自奏請改武職於是改授登萊鎮總兵論者謂  
清以書生而將兵以循吏而殺賊以方面而改武有  
國士風道光初卒惜未見其行狀

東三省世出名將額勒登保起家珠軒戶乾隆中以

騎射選入侍衛隨征廓爾喀臺灣屢立戰功嘉慶初  
年平定苗疆經略三省教匪封威勇侯嘗謂諸將曰  
我兵條條生路惟拚命進戰是一死路賊條條死路  
惟拚命鏖戰是一生路欲以我之長擊賊之短惟有  
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一法故凡追躡必窮所向不  
使賊得憩息距賊二三十里稍休兵力夜半馳進黎  
明掩擊如賊知兵速集隊拒敵則繞道邀之迎面遇  
賊則設伏擊之師行整隊嚴備常如臨敵故或倉卒  
遇賊後隊未集卽以前鋒突擊不使賊有成列之暇  
如箐谷限於地勢則分隊送入層層接應高山峻嶺  
則分路旁攻前後布置每宿必四路哨探以備不虞  
德參贊颺發電舉而額經略節制山立謀勇相資卒  
戡大難其麾下功名最顯者曰二楊謂楊昭武侯遇  
春楊果勇侯芳也而昭武身後行狀有大不可解者

言經略額勒登保先授二省經略旋以剿辦教匪遲延革去經略帳下健兒皆思散去惟遇春慷慨泣留衆皆感動復歸麾下卒以成功考額勒登保自嘉慶四年在川東一旬三捷連滅劇賊簡授經略嗣後至七年戡定凱旋并無革去經略之事此在方略萬目共覩惟前此平苗封侯及剿湖北覃加耀黜爵其時不但非經略且尚未參贊也豈誤以黜侯之事爲革經略乎行狀又稱遇春惟受知於福康安至額勒登保則未嘗爲遇春請一階半級云云考福康安沒於苗疆時遇春尚止副將及從征川楚而總兵而提督而輕車都尉世職皆額勒登保經略時事且額勒登保於嘉慶五年奏言增兵非難選將爲難目前諸將惟楊遇春謀勇兼優此外無可專任又與參贊那彥成德楞泰會奏請增兵二萬分屬楊遇春慶成二人

與經略參贊五路剿賊故自五年以後遇春常以提督別領偏師追賊秦隴遂有連禽王廷詔高天德馬學禮之功是經略所保奏獨當一面者惟遇春一人遇春一生立功亦莫大於川楚國土遇我衣鉢授我而徒以一階半級效末弁之拔擢駑駘之駕馭乎遇春初從福康安征苗時僅守備故得一歲數遷及從額勒登保官已提鎮母可復加故每一戰捷額侯輒擢其弟逢春一職由微弁數載拔至副將優其子弟獨非所以報其勛勞乎蓋額侯天性嚴毅笑比河清諸將白事帳前不敢仰視遇春與穆克登布皆爲翼長蒼溪冉天元之戰兩翼長不相能額侯恐其僨事乃令遇春出營領隊而穆克登布舉副將喜明代之軍中皆不服乃復令遇春長左翼故行狀謂遇春不見說於經略者以此苗疆松桃被圍之役大軍隔險

未能驟援遇春請以四十騎由新寨麥地出其不意而大軍隨後福康安壯之立賞孔雀翎加都司銜遇春徑穿各寨隨撫隨進賊皆驚遁翌日大軍遂抵松桃繼復解永綏之圍擣黃瓜寨之巢又衝圍拔出茶山壘之官兵遂復乾州連擢至副將而福康安旋卒自後遇春每出師前夕輒夢福公者以此福康安操守不可與額侯同日語而其獎拔人才能得人死力亦大將之一長視額侯之御將過嚴難乎爲下者固互相長短焉

遇春夢神授黑旗故每戰賊望見黑旗卽知爲楊家軍其行軍守額侯之法節制最嚴整雖行山澗箐谷中每數里必齊隊一次森然不亂縱倉卒遇伏衆寡不敵未嘗少卻方王三槐旣禽後川賊徐天德最悍額勒登保擊敗之於平井鋪追攻深入三四十里至

大安槽兵賊鏖戰如鼠鬪穴。遇春獨於起營未十里，卽據險修濠牆立營。未幾勁賊千餘果繞攻後路。遇春以數百人拒戰竟日。薄暮大軍層層捲撤回營，始并力擊卻。是日微遇春力，大軍幾前後受敵，旋破之於鶴游坪。又合參贊德楞泰軍破之於雲臺鋪。於是德參贊追徐逆，而遇春從額勒登保擊包正洪於廣安州。賊方奪舟將渡渠河，遇春追及，擊斬千有五百。賊走仁市鋪，遇春繞出其前，大敗之。時額侯病留達州，聞捷卽豁然自督大隊至，進兵靖邊寺。賊遁黃土坎，窮蹙甚，而總兵失射斗以蕭占國、張長庚二賊自閩中合趨營山告急。遇春從額勒登保赴之，而屬渠縣鄉勇防渠河。會晨霧，河流黯澹如戈馬聲，賊數路盡渡渠河。鄉勇數百殲焉。包賊遂復熾。時朱楊兩鎮之兵，諸大帥倚如左右手，每急數百里外必調赴賊。

未滅復被檄去轉戰長壽達州太平開縣連殲蕭占國張長庚冷天祿諸賊晝夜奔逐無暇兼顧五月遇春追張子聰戰大黃山周家溝屢斬獲賊遁楊家山與他賊合層層設伏騎步相間我兵深入重地四面皆賊士皆失色遇春大呼陷陣酣戰三時斬賊千張子聰遁走陝是時賊冉天元最悍十一月經略額勒登保剿之於蒼溪時遇春長左翼而穆克登布長右翼經略以冉天元善戰非他賊比令兩翼合力盡銳擊敗之再分隊邀截而穆克登布與遇春議不合先三日卽分兵馳出賊前迎擊城隍廟賊出奇兵斷其後路幾殆賴山寨鄉勇出壘援救始突圍出護軍統領春寧受傷幾死復追至蒼溪之老虎垭遇春兵據山半穆克登布據山巔左右層崖賊無出路奮死衝入穆克登布之營右軍奔潰副將王清弼據險斷後



隱身危崖，手刃四十餘賊，刃折復奪，賊矛殺賊二十餘。賊麾退其衆，改爲銃，攢擊斃之。都司鄭振貴以兵二百扼險，力拒矢銃，旣盡爲賊銃傷過半，先後亡副將以下數十。賊旣敗，右翼軍復回攻左翼於山下，遇春據廢寨，朽牆力拒賊，黑夜乘高下壓我兵，擲草炬山下，照耀如晝，以勁弩射之，終夜飛鏃有聲，矢垂盡而天曙，賊遁。遇春與阿哈保追及巴州，乘雨襲之，又敗諸方山坪。自後兩翼長益不相能。嘉慶五年後，額勒登保遂令兩翼長各爲一路。穆克登布追伍金柱，伍懷志於秦隴南山，而遇春追高天得馬，學禮王廷詔於棧道，其後高馬二戰爲遇春一晝夜馳四百里。所禽伍金柱亦爲遇春乘夜夾攻所殪，而穆克登布卒以輕敵死於賊。蓋剽銳不如節制，其成敗判然若此。然遇春料敵之智亦不可及。平日樵訥若無能，遇

賊輒心開機謀神中未嘗學輒闇合古法嘗追王士  
虎於報曉垵士虎故川中劇盜專劫寨洞夜行曉伏  
每晦夕騰入民寨潛殺擊柝更夫奪門屠戮攻洞則  
鼓煙熏穴荼毒無算然專避大軍遇春以二更往捕  
適賊由他路出襲大營衆欲回救夾攻遇春不可卽  
伏巢俟其歸全數禽斬五年鎮安之戰王鴻儒劉永  
恭劉開玉四千餘賊長驅入山遇春繞出其前以兵  
塞大小中溪而伏兵南面山嶺經略追賊至賊見溪  
口有兵卽旁趨南山伏兵自巔突出賊捲跌而下大  
軍合蹙諸山溝全隊殲焉其剿苟文潤也賊鋒銳甚  
遇春首進參贊德楞泰繼之賊壓山而下勢若建瓴  
萬衆驚退遇春據溝力拒賊矛齊偪馬首遇春震威  
一叱衆矛辟易親兵數人乘勢越壕殺退衆以爲神  
又一日料賊必循山出朝陽民寨虜糧勁兵盡伏寨

中以待，僅留鍋帳兵守空營，距寨三里，乃賊不趨寨而竟偪空營，僅隔一溝，士皆失色。遇春翎頂安步出，臥營外，賊見曰：「誘我過溝計也。」竟趨民寨爲伏兵所破。方柴關之戰，官兵與叛兵多故舊，不肯出力，賊衝官兵爲數隊，先後敗走。遇春僅餘親兵數十，據空寨廢垣，憑垣罵賊。賊大隊數千偪近，忽轟然退走，及獲賊問之，言金甲神壓壘立，云回疆七里河之戰，與賊隔河，衆十倍我，謹諫震天，遇春下馬席地而坐，以安衆心，并回叱其長子國柱下馬甫及地，隔河已礮碎其鞍矣。結髮從戎，大小數百戰，皆陷陣，冒矢石，或冠翎皆碎，或袍袴皆穿，未嘗受毫髮傷。

上詢及歎

爲真福將。道光初授陝甘總督，其子國柱亦巡撫河南。父子建節封圻相接。

國朝漢臣由武兼文者

自趙氏、岳氏父子及梁化鳳、梁鼎父子而外，至遇春

而四然趙岳梁三家立功于開創之初而遇春奮跡于承平之後尤遭遇所難至雍正中河內劉世明亦以總兵之子至浙閩總督而黜職于巴里坤又以縱兵劫掠伏法于甘州不以功名終故世不數之云

漢書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追近羌胡高上勇力鞍馬騎射風聲習俗自古而然

國朝漢武將陝西則張勇咸寧人提督封梁化侯子雲翼襲爵

鳳父子長安人提督男爵王郡父子乾州人提督陳

福父子榆林人提督大殷化行咸陽人廣東提督楊天縱

渭南人貴州提督董芳咸寧人提督甘肅則趙良棟父子

寧夏人伯爵雲南提督子宏燦王進寶父子靖遠人

廣東總督宏燮巡撫加總督銜王進寶父子提督將

子總兵岳鍾琪父子兄弟祖孫臨洮人父昇龍叔父

川陝總督子濬巡撫馬際伯兄弟寧夏人與弟見伯

顯伯潘育龍祖孫靖遠人姪孫韓良輔父子甘州人

聖武記卷十二 西 中華書局聚

督提寧夏人官提督父師懿德父子帝賓總兵賜諡樊廷父子武威人提

督子經張掖人弟康泰兄弟海皆總兵高天喜西寧人總兵豆

斌固原人紀龍靈州人唐希順武威人皆世麾鉞炳旂常及

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賊橫而閩帥繼起

故嘉慶中十七省提鎮四川居十之九而福建則公

有海澄之黃侯有靖海之施伯有壯烈之李子男有

王得祿許良功而藍廷珍父子亦繼武臺灣世襲輕

車都尉與萬正色許貞諸將並漳州閩閩故平海賊

必用閩廣之將而擊番羌必資西北之兵易地弗能

為良亦生材各種所獨

康熙中名將推趙良棟王進寶二人皆有不可及者

如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予材武可勝副將十八年

吳三桂死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予前驅繞出武

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寧禽

渠殲敵

詔擢用子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

進寶內舉不避親用予不負所舉與

朝廷之度

外用人可稱三善至破滇之役則趙良棟首功諸將  
爭取子女玉帛良棟獨戒所部毋入城秋毫無犯又  
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是諸將  
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占一  
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良棟獨蒙操守廉潔之  
獎良棟初與進寶互訐聖祖擲還其疏謂其爭  
功忿嫉無大臣之度然婦女無所幸財帛無所受則  
有古大將風矣

國朝以少擊衆立功者康熙中游擊潘之籌以兵二  
百敗厄魯特數千於哈密雍正中副將韓勛以兵四  
百破滇苗數千旋以兵二千破苗數萬於烏蒙副將  
樊廷以兵二千拒厄魯特二萬於巴里坤乾隆中北

惠以兵千六百，自伊犁轉戰至巴里坤，又以兵四百，敵霍集占兵三萬於黑水營，皆蒙

列聖優褒，宣

示中外，惟潘之籌事前記未詳，在康熙五十四年後，屢立功青海，雍正中官固原提督。

康熙初討水西土司安坤，吳三桂統滇十鎮兵由畢節七星關入，令提督李本深統貴州四鎮兵由大方之六歸河會剿，而屯糧於三岔河，首尾夾攻，檄中誤書六歸爲陸廣，於是本深兵及黔蜀糧盡屯陸廣，三路聲息隔絕，三桂受困兩月，糧盡授隔，適本深禽賊，謀知其被圍狀，整兵入援，圍乃解，以一字之誤，幾覆全軍，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親治軍書之不可忽。又雍正元年貴州討廣順府之長寨苗，提督楊天縱連克五十餘寨，獨羊城圍未下，撫臣何士璜檄安順知府何經文佐其軍，壁聳千仞，左徑如線，官軍束手。

經文問曰。圍何以名羊城。土人對曰。中白外壁陡不可上。惟羊可上。故名。經文卽揚言。吾且令士卒攀崖夜襲。而陰市羊數百頭。斷水草二日。會夜大霧晦黑。乃設伏縱羊山中。走齧草簌簌有聲。賊聞以爲我兵四面至。遽下木石弩礮如雨。良久度且盡。而所遣敢死士八百人。已直趨左徑。突登殺其守關者。賊驚亂。自相藉墜崖死。遂斬其渠賀連莽李奇。降其衆。以一字地名。頓悟兵法。亦史冊所罕。可見古大將諮走卒購嚮導之不可忽。

帝王之師。恆有天助。我朝龍興塞外之初。每戰明兵及入關。破賊皆有反風疾雨。大風塵沙之助。故敵軍人馬眯目。而我軍得上風乘勢。長驅至薩爾滸之役。明軍火礮甚烈。我軍惟有弓矢。賴天大晦霾。故敵槍礮皆中柳林。我卒無傷者。

高宗有御製詩紀之



甚詳。征朝鮮，索倫，渡鴨綠江，黑龍江，皆有冰泮，冰解之異。及

聖祖親征朔漠，凡御營所止，或無水之地，泉湧于旁，無草之區，而葺環生帳左右。及渡寧夏黃河，惟御舟渡口冰解，上下數里外，冰結如故。此皆見方略者。岳鍾琪征青海，沿海冰凍，退入崇山，士馬皆渴，忽有澗泉湧出，一軍皆暢飲。奏聞，賜封靈應泉。此見一統志者。北惠黑水營被圍，營中掘井得水。及援兵將至，井忽涸，遂潰圍而出，亦見章奏。康熙五十七年，大兵進藏，過通天河，無舟無筏，以草囊聯貫如筏，乘風張帆而渡。人馬多驚，潮忽一夕，水涸淺見底，則上游冰積，橫壅斷流，三軍急馳，甫渡而水復至，莫不驚以爲神。又陝西榆林定邊之間，有磚井村，止有四井，此外數十里無水。是年征藏，大兵過此，人馬數萬，甫下營，山水忽至，溝澮皆盈。皇十四子大將軍遣

飛騎探之則出東北三十里山石中次日軍去而水亦止今山上立龍王廟井旁立佛寺勒碑紀事此見錢塘馮一鵬塞外雜識者至于元世祖軍至錢塘營于沙岸海潮不至者三日國初王師抵杭復營其地海潮亦不至且錢塘江忽淺涸我軍浮騎過江遂定浙東尤爲僮事故知史冊所載光武渡滹沱而冰堅耿泉刺山石而水出非虛言也



聖武記附錄卷十四

邵陽魏源撰

武事餘記 議武五篇

城守篇

仁不伐國，儒不譚兵。墨傳守圉，史號專城。言守不言攻，兼愛是程。作城守篇。

守備上

惟聖豫患，惟智先幾。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太上備之於平時，其次備之於動幾，或則衝要，或則間歧，勿忽敵遠，弦坑郢，勿恃地險，維輕鄧。惟厥先民，備豫諄諄，孰敢侮予。今此下民，備之如何。曰城。曰池。曰城之內外。

守城之法，從攻城生，故欲善守，必明善攻。虞仰攻高，其壘，虞直攻厚，其堦，虞迫垣而隳，靡也。則隍池，虞遠。

隍而憑陵也則陣晚惟知危者能捍危公輸墨翟相  
反而相師城善若何一曰險要朔方受降涼州和戎  
拓地千里不假戰功種營寬州復完廢壘玠移合城  
釣山爰徙是之謂據險魏勝海州城枕孤山庭芝守  
揚敵瞰平山皆拓重城包之內環或沮三海以衛郢  
或瀦塘樂以守薊或浚溝渠以限馬或種榆林以制  
騎此之謂設險一曰基固開土及丈或得磐石或得  
墟礦皆可為勝重之本浮泥鬆沙必墾令盡試觀掘  
井者然層沙層泥下輒黃土基較所載必廣厚倍之  
乃久而不圯一曰堅厚金取虎牢土以築汴及受元  
礮惟凹而已是之謂堅朱序鎮襄陽母謂西北隅衝  
敵斜築二十餘弓賊破其外固守新墉是之謂厚一  
曰形制藝祖圖汴如蚓斜縈爰及靖康改擴方城四  
面受礮全堵摧傾然後知藝祖之見神也唐武威城

中小城七所五姓商胡反據其五判官崔稱以二城  
兵拒旬日而平虜則又重城之利也

城以衛民濠以衛城臨深爲高金湯勢并故築城必  
鑿池池有三宜一宜深深不易填三丈爲度淺則浚  
焉聽民取壕築室燒磚或罰輕罪堆土培堙池深一  
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二宜闊闊不易越  
十丈爲度底闊半之城上銃矢得及外隄太遠不及  
太狹敵馳沿栽糾草用防崩墮三宜暗窅有暗窅則  
難偷渡池底鑿井相距十步深闊皆丈及泉爲度城  
濠內洩引流外助潛表其淺遣兵易渡是之謂重淵  
三者濠事備矣若其山城地勢不可以池距城二丈  
掘坑高庳或錯石條以拒衝梯又或冬月囊沙列柳  
汲水灌之一夜凍厚堅滑莫上功約易守此之謂重  
險其有城河通舟者與樹椿木於水上勿若伏鐵杙

於水際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有形者賊易防無形則賊必墜

城之外則敵臺宜備堞垣宜備牛馬牆宜備暗門宜備敵臺者以殺敵為義也不能殺敵則如勿臺臺貴長出不貴橫闊石厚砌其前所以捍蔽也虛其左右而空其中以梯上下層各竅之以施火器以便瞭望也其孔內狹外闊以便左右淮量也各臺相距毋太遠毋太偏偏恐對放火器自擊其城也遠則矢石無力不能及人也凡輶輿木驢旱船之攻其來以俯但防上擊不虞旁下守無如何則任其掘堵若有虛臺之制左右夾乘則兩臺之間雖守垣無人亦不敢登也城堞亦名城梁以躲身為義也不能躲身則如勿堞堞不宜太高高則擲石無力堞口毋太狹狹礙於擊賊今之為堞者高與肩齊口僅容肘安所用之且

議堞制內各整基高闊三尺可以固堞可以憩卒可  
以擊賊又各留懸孔賊遠則堞口瞭之銃矢射之近  
則懸孔視之隨機禦之我可傷賊賊不我害則禦之  
易矣凡懸孔之磚先爲彎胚以陶之旣成而整用之  
若夫牛馬牆者則在城外與濠上凡濠之岸不拘寬  
狹狹卽丈許寬不踰倍其濱爲牆磚石隨在每雉一  
大銃竇每五步則一中銃竇其高及肩上各爲直縫  
高三寸以便瞭焉再上三尺一小銃竇再上牆脊則  
尖其石銳其磚賊對濠則小銃擊之賊衆則大銃擊  
之賊登牆則大斧火棒一擊而墜之或急劍不及或  
昏夜難辨門未敢啓則避難之人牛畜之屬皆暫於  
垣內避之垣依城爲命城以垣爲衛緩急相助進退  
有備施之無濠之城尤見其益此劉琦所以勝於順  
昌也守禦已堅始可出奇以戰代守以禦解圍則莫



如暗門暗門之制潛視出入便處鑿城爲門外存尺餘臨時迺穿內施排柱鐵木撐焉或賊初至營陣未立或乘暮夜賊不覺及或圍久敵怠或城攻甫息潛出精騎銜枚襲擊勝不遠追賊疲自逸仍於城上多積磚石防敵犯門急擊勿失是爲暗門亦曰突門暗藏九地之下突動九天之上暗門防奸細之逸出突門防敵人之襲入慎之哉

城以內則城路宜備內濠宜備巷戰宜備保甲宜備儲峙宜備凡城之內多留磴道相距半里以備緩急磴各一柵嚴司啓閉一防賊登一防怠卒凡城之內皆設內濠深廣制度與外相當外岸周遭亦作垣牆賊卽入城尚有內防互相夾擊賊必敗傷昔睢陽之城賊築重濠木欄以圍張巡亦於內作濠以拒此之謂也有嚴城有內濠始可言巷戰巷戰之法許逵行

之於樂陵令民築牆高過屋宇圭竇其下一丁竇內  
餘皆入伍設伏巷中洞開城戶賊果大至火施無所  
兵加無處旗舉伏發擒斬無數蓋拒之城外者上也  
然數賊入城而闔門鼎沸亦不可不備也縱不能按  
巷盡備而近城要路必不可不嚴戒以陷敵也守土  
之法可通行之平日與臨時者惟保甲與積儲保甲  
之制以兵法部伍其民凡審丁核賑詰盜皆宜而守  
城尤亟以肅號令以均力役以稽奸細以慎火盜保  
甲行而儲積亦易矣積糧莫如令民自積蓋輸之於  
官顆粒亦難貯之於室崇墉亦易但使藏富在民何  
虞不足在國然儲積非特粟也臺城之閉但知積米  
不備薪芻後壞尚書省以爲薪徹薦剉以飼車又無  
鹽食病腫載塗是則薪宜備芻宜備魚鹽宜備匄  
奴圍疏勒絕其城外之汲澗北魏圍虎牢隧洩城中

之井脈則水宜備外此更有醫匠技藝必用之人宜備兵器火器木石灰油必用之物宜備

兵法曰軍無糧食則亡敵人深入後無輜重將斷其乳哺以創之乎抑聽其虜掠以贖盜糧乎欲籌堅壁必先清野清野之法五一曰清五穀秦人芟麥桓溫潰趙犍徙糧黃巢躡寇準瘞穀敵兵畏惟輔焚粟金師匱于謙空食強寇辟然或諭之而不信令之而不從者城中積貯無所也官府假借難拒也必給城中官地恣其困積令自典守而自糶易之官無過問焉其不盡運者而後官糶入之粟有入城無出城以米易錢鄉民便以錢易米城民便飽我飢敵一舉三便如迫不及寧從焚瘞二曰清牧畜凡虜掠之便無若牧畜不煩運載驅之而足未交一兵已飽敵欲李牧嚴堠入保而胡不窺邊陳俊輕騎牧掠而賊自敗逐

近城則入城聚之，遠城則堡壁圍之，施諸邊塞尤爲要策。三曰清芻草，馬恃草以糧，敵恃馬以強，故守邊之將高秋草黃，輒出近塞縱火燒荒，仁恭以之制契丹，思摩以之待薛延，若夫元昊誘遼，則每退一舍，其地輒赭，遂勝敵以寡矣。金據牟駝岡芻豆而汴京困，于謙空近郊牧廠而敵騎退，尤清野之利害矣。四曰清水泉，敵所資者非草卽水，秦毒涇之上流以餒晉，隋藥境內之泉以病虜，劉錡毒潁困敵師，毒草困敵馬。五曰清廬舍，清郊場，凡近城三丈內有屋者，賊或內伏以仰射，或取梁柱爲攻梯，或順風延燎，或起堙乘基，此皆不守之城也。嚴令撤之急，則燬之，凡濠外里許皆宜曠野，有村落則敵得而據之，有臺塔則敵得而瞰之，有土阜則得以填濠而礙礮，有豐草溝渠則敵可潛伏，其有大樹及竹木困積者，皆攻城之具。

也。或禁或除，或運入之。有木筏在百里者，暫移小港而隱匿之。違者軍法治之。五者行而野清矣。我能害敵，敵不害我，則先爲不可勝矣。雖然，城之所衛者有限，而郊野村落之不可盡衛者無限。則所以犄角分錯，各自爲守，非堡寨莫尚焉。

### 守禦中

守禦之具，旣備，宜籌守禦之人。大端有三：曰定號令，嚴禁約，廣方略。號令之要，先一事權，守土居中，四正四隅，各設總副，丞倅紳儒，小事專斷，大事諮行，勿易旌旗，毋擅號令。政出多門者，敗。法制不行者，敗。次安鄉民，土木之變，于謙令兵皆出營郭外，毋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毋失所。凡避亂入城之戶，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處，男女毋雜，各從其伍。鄉民旣多，宜防奸細，防之之法，立柵壕，外以詰之，分門出入，以別之。

親識保領以核之。然後分汛地聚則難周，分則易守。則界畫不可不明也。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則衆志不可不并也。然後擇賢能有什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是得一人則得千百萬人，失一人則失千百萬人也。蔥粟者不爲長，蠢愚者不爲長，暴橫者不爲長，悞盪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一隅疏防三方受創。然後編丁壯計其貧富以定多寡，使富民無丁而有丁，貧民無食而有食，則均而無怨也。堞三四人，少亦二夫，更番宿食各近其居，則勞而不困也。然後給守具計城若干堞，計守具若干事，按地而給之。餘置城樓以備不時之需，有神機火器勁弩堅盾於扼要而備之。凡人夫各記姓名於堞，各識其處，而以時演肄之。如此則號令定矣，禁約之宜申者，數事禁訛言，禁方士，恐煽

衆而洩奧也。禁茶坊。禁寓店。禁夜行。恐藪奸而誨盜也。禁吹響器。舉表竿。恐應賊而亂耳目也。禁妄動。禁呼噪。恐賊驚我而乘蹙也。禁擅離汛地。凡門柵臺堞庫獄中營游營。奇營戰營。各止其所。離一步者斬。所以壹亂也。禁擅入汛地。恐賊謀托藝販以覘探也。禁私啓門竇。禁私酬賊語。禁私啓賊書。有犯者斬。尤軍法所必斷也。守旣固矣。乃可以禦禦之。方略曰。具犒賞以鼓氣。共甘苦以固志。謹斥埃以警備。設墩臺內設望樓遠鏡厚偵諜以審僞。選死士爲親兵。以彈壓。設更番之

游兵。以策應。屯扼要之外。兵以犄角。凡賊來攻。則入各保堞。有警輪乘。無警輪巡。傳食而迭宿。各止其處。凡便利皆貯之。將熱以澆敵也。石各以類積之。可大摧而小擊也。灰之以瞖其睫也。樓櫓泥之以防其熱也。雉置楮墨。以備緩急也。時而邏之。以稽其疏佚也。

誅信而賞必，所以致其實也。凡賊之攻我，有七乘：晝夜疲勞，乘我憊；曠日持久，乘我懈；風雨晦冥，乘我忽；矢乏礮稀，乘我竭；堞單坡平，乘我缺；失火驚擾，乘我急；聲東擊西，乘我不及。此七乘者，城之存亡，不可不備也。凡守城之術，心欲一，氣欲厲，力欲逸，足欲定，聲欲靜，知同生而共死，則其心一矣；知攻難而守易，則其氣厲矣；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遠徒勞，愈近得力，十步而外，毋虛矢石，則其力逸矣；賊攻東，南我備，西北各死其所，毋離五尺，游兵四應，守兵勿易，則其足定矣；聲亂斯號，令不聞，聲譁斯心，志不畏，聲擾斯賊，人得計，手示目語，毋囂其氣，夜惟更柝，晝惟旗幟，則其聲靜矣。凡賊之屯城也，以逸待我，罷以飽待我，飢以堅忍挫我，銳以優游懈我，備聲言解圍以安我意，聲言增兵以奪我氣，乍動乍靜以疲我志。



緩進散衝以耗我勢築壘增柵以老我智我惟一定示以不憤撤圍勿喜疾攻勿避示怯勿進歸師勿易約和毋信詐釁毋利忽退毋懈久持毋敝有待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存

聞之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閒而入焉敵詭有萬守豈一端其道蹟殺不厭詳參請極情變知者觀焉防莫重於門槎其外以備敵之焚也坑其內以陷敵之乘也懸板其上以誘敵入而使為禽也明史鐵鉞傳禦燕王

事凡門之制宜備火攻故竅其扇以出銃槊則攻者不敢前也池其上以溜水則火者無所施也鑿城上近門處

為池橫長與門等上闊底窄形如簷槽橫開七孔水如閘洩此羊侃法若火已然則提

甕缶而擲之或囊糠沙而濕之或益薪月城為火池以隔之皆所以備急也毋徒石塞土填以自竅而張敵也防莫多於堞防堞之法濕擅絮而懸之以蔽矢

而制火也。

但防賊鉤竿

或多懸刺木或外架浮籬防潛襲

而梯登也竹編牛皮而鑿其中出內矢而捍外射也

隨攻所向而布幔張之則矢石衝車不能壞也若壞

及堞則木爲女垣而輪推之所以代堞也若壞及城

則急柵而拒之勁槍弩以守之否則益火以絕之急

築偃月城以翼之內掘深濠以備之則敵莫能害也

門堞旣固乃專防奸凡奸之生也有內外被圍者當

先安其內而後及其外賊至而甘心從逆賊入而乘

機劫奪者窮民之患也北門之管以仕危維州之壘

以嫁啓汝州之城以版築應募而潰是內應之奸也

圍守旣久人無固思一夫下縋衆心危疑或嫌釁於

我或貳敵居奇是離畔之奸也開倉而廩之授戈而

使之則窮民安矣擇親信而任之加外鑄而錮之則

內應塞矣單激燕剽卽墨怒鄴縱反間降兵疑則離

畔止矣。嚴失火之令，備救火之具，防火藥，防草場所，以杜變也。獄者，變之藪庫者，劫之招徑。竇者，賊之媒，所以除孽也。奸之外至，非惟謀誦也。有詭冒焉，有潛襲焉，有詐誘焉。欒乘婦車入曲沃，蠻衣敗卒陷犍為，暉效蜀幟，敗景崇，賊稱中使入幽州，是之謂詭冒。雪入蔡州，霧破夾寨，則乘晦冥而襲之。歲首秀容，元夕崑崙，則乘令節而襲之。梯倚城外，華州危，廿騎徑入隆德平。宋王德禽姚賊事則乘不備而襲之。是之謂潛襲。佯退而實進，已去而復來，聲前而掩後，求和以緩備，偽降以納間，是之謂詐誘。令嚴可以杜冒，備密可以防襲，持重可以制詐。雖然，敵之外攻者，非惟陰謀也。有顯患焉，顯攻之術十有二：一曰土山，曰磴道，曰填濠，曰雲梯，曰木驢，曰地道，曰撞木，曰鉤半，曰蟻附，曰礮石，曰火攻，曰水攻，距之之法，曰外山，既臨內山，應焉，會

樓增高，明制其巔，或則地道潛引，彼土陷不能立，陰制其下，此拒土山之法也。囊土積柴，將磴以登，我潛投蒿雜以松明，因風火之，彼積必傾，此制磴道之法也。填濠之攻，或草包土擲者，如雨，或推輪橋中實薪土，且薦且覆，遂渡莫禦，若是捍之，火藥爲主，星擲颯發，敵敗而去，此制填濠之法也。雲梯飛空，上施濕氈，多載壯士，翼以輶輹，薪土隨之，填塹遂前，則如之何？曰：度其可焚，火箭是宜，或則鑿垣，三木並施，一鈎一距，一則燎之，若皆不動，則謀地池通隧，蓄乾潛焰，勿燼，重必偏陷，鼓鞞急隨，其焰亘天，積尸如坻，此制雲梯之法也。梯高旣敗，乃創木驢，蒙以生革，十卒一車，徑造城下，俯鬪且鉏，城孰於墮，矢石莫如，則如之何？曰：束葦實脂，歧如燕尾，緹而燒之，立燼可俟，革濕或阻，更以冶爐，鉄汁篩之，潰炙須臾，或作絞車，鉤索四

輪俟進舉竿一挽入闔則制木驢之法也上攻旣窮  
俯攻復敗乃謀暗道鑿土爲害角鳴地中堞傾垣壞  
則如之何曰以山制山以坑防坑繞城多坎伏甕而  
聽其聲空空掘塹以迎颺灰煽烟遇熏若甦客知有  
備計輟不行則制地道之法也城攻旣絀將謀女牆  
爰撞爰鉤蟻附礮傷四者各施主人倉皇則如之何  
曰客若撞木來者宜以鉤竿割之繩斷木墜計不得  
施客若鉤竿來者宜以推刀制之曲刀外向長柄下  
垂迎刃而墮以銳爲宜若拒蟻附其道多端繩鈎上  
挽錐板下搏轉石樁木如雨循環急則重斧斫其近  
攀遠則蒺藜刺馬礙輓若拒礮石以柔制剛張幕結  
網布桔囊糠障以牛革補以壞牆此拒四者之法也  
敢問火攻則如之何曰火之來耶或以高車加鑊於  
鑪炙炭沸油積薪助噓得水益炤樓燔可虞宜下濕

沙泥漿與俱或束松竿灌膏焚櫓利用鐵鉤以斷其  
炷若燎已及水滅則宜或筒或袋以熄爲期撲緩則  
殆毋悔噬臍此待火攻之法也敢問水攻則如之何  
曰水之攻耶必城庫窪繕版室竇勿爲魚蝦急募善  
械載歛載划銜枚夜出決堰囊沙敵壘潰亂急擊無  
譁此待水攻之法也問者曰善

### 戰守下

攻者爲客守者爲主勝在守乎攻者生地守者死地  
勝在攻乎曰勝無定在制勝在人援不可恃守不可  
恆凡破軍禽敵之道先在自治弔死問傷所以恤下  
積薪誓死所以厲士鬻財犒軍所以勸勇詫神設誓  
所以固衆設像朝闕所以激忠誅除反仄所以伸威  
聲言援至所以安困開門出擊所以壯氣此制勝之  
本也出如脫兔動如發機此制勝之術也其術如之

何曰邀其歸路而截之誘其近城而取之佚能勞之  
飽能飢之靜待動暇鎮卒佚制困險而制之犄而角  
之援而結之圍而解之敵將能識之敵矢能取之禕  
扼夾於三嶺也桓蹙休於夾石也清河之禽明徹也  
京口之困兀术也知歸路之可乘矣詡之弱弩誘羌  
也宮之僞降陷操也雄之設伏間尚也鎡之浮橋濟  
敵也知詐誘之可用矣佚而勞之其術有二夜鼓嚴  
隊若將出擊及日乃寢伺怠忽出備夕攻晝備晝乘  
夕更衝迭突不令休息此之謂明擾或募死士效敵  
衣號乘怠劫營因風縱礮電起奮殺電止則寂驚與  
同驚息與佯息呼散嘯聚如萬如一暮往曉返東出  
西入疑鬼疑神無聲無迹此之謂暗擾飽能飢之其  
術有二敵有糧艘募鑿沈之敵恃困積伺間侵之火  
藥焚之輜重禽之此之謂明害毒其水泉以渴其人

毒其草芻以飢其乘囊土量沙以揚其聲此之謂陰  
害雖然不可以不靜也守陴靜坐徐城莫測雞犬無  
聲順昌逐北巷斷夜行刁斗寂默譁則易驚靜無不  
克雖然不可以不暇也臨敵倉皇躁則可乘灑門却  
掃強敵斂形飲博澶淵解衣新亭其外有餘何機不  
謗雖然不可以不佚也毋失飲食之節毋絕人馬之  
力毋肆寒暑之極請言其要番休迭息彼竭我盈厥  
勢相百雖然不可以坐俟也漢阻興勢爽不前唐扼  
虎牢夏兵遭玠保大散巴漢全蜀失陰平成都覆燕  
亡大峴滅廣固幽棄榆關胡馬牧不守采石侯景祝  
縱敵渡河金捧腹無悔噬臍無忘蟻築舍易卽難前  
車屢覆雖然不可以株守也善守者守郊原不善守  
者守城垣奇正相輔如環無端何處可偏師令牽顧  
何處可游兵絕餉路何處可伏兵摧半渡步騎屯外



分據要害，城與相應，敵受腹背抄糧掠樵，困久必敗。布圍陳宮，困於邳，慕容離城卒全棘，永援彭城而不入。元景守隨而分卒，雖然不可以孤恃也。楚非包胥，郢都覆趙非信陵，邯鄲蹙史慈告急於中原，崧女突圍於州牧，虛聲應和者不可恃，鄰不知兵者不可恃。解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搢，批亢擣虛，格形禁勢。守陴聞之，百倍銳氣，表裏夾攻，坐收其弊，雖然不可以久困也。可恃者己，難恃者人，求援莫應，非奇曷申。廉范形之以緩而圍解，耿恭詭之以神而圍解，虞詡示之以衆而圍解，田單火攻以牛而圍解，皇甫火攻乘風而圍解，劉琨胡笳悲嘯而圍解，光弼地道陷營而圍解，張巡詐走破敵而圍解，郝昭死守力戰而圍解，趙襄間其與國而圍解，陳平間其後宮而圍解，勾踐間其謀臣而圍解，華元刳其主帥而圍解，曰然則

識敵將之法如之何曰射之以書以觀其取而告也  
嘗之蒿矢盡以矢以觀其走而白也急選善射中之勿  
以是殫一而失百也請問矢真盡如之何曰縛蒿爲  
人夜緹之城敵爭射之其矢盈坑或則垣內張蓋往  
回敵疑主將發矢蝟來因資於敵其巧莫階

### 水守篇

荆揚水國江海爲池守岸等於守城水師急於陸師  
有金無湯詎備正奇作水守篇

問曰舟師可以進可以守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  
泗趨河北者自汴河趨關中者自河渭皆舍舟登陸  
僅得半利非守之所急也非今之所譚也扼江十郡  
其要七渡負海七省其要十津外接島夷內防盜艇  
如何而形格勢禁如何而扼吭拊背願聞其宜忌可  
乎曰水戰莫急於舟舟戰莫急於兵水兵莫急於器

請言舟要大勝小堅勝脆順風勝逆風順流勝逆流  
防淺防火防風防鑿防鐵鎖鐵棧以閩船遇倭船如  
以車碾螳者閩船如城倭船如船大海相逢鬪船力  
而不鬪人力此以知大之勝小矣以粵船遇閩船如  
以石破缶者粵材鐵力閩材杉松風濤相撞良楫異  
功此以知堅之勝脆矣

韓世忠以海船敗金兵虞允文以海船沉敵舟

孫

曹劉盧之爭順風者得天助逆風者失事機可以知  
乘風之利矣春秋吳楚之爭從水戰者楚常勝從陸  
戰者吳常勝可以知上游之利矣雖然鄱陽之戰敵  
艦高大我難仰攻明軍縱炬而燼之此以小勝大脆  
勝堅者也吳越之戰敵得風勢傅瓘引舟佯避俟敵  
過而回舟揚灰當敗之此易下風爲上風者也梁陳  
之戰敵順流而東直趨建康侯瑱徐出蕪湖躡其後  
敵舟反風而自焚之此易溯流爲上流者也若夫淺

之爲患御舟膠沙鄱湖幾危然岳平楊么預置草筏  
以塞港迫敵走險而遂禽之吳攻交州乘潮挑戰以  
僞遁潮落礙棧而後乘之則可以淺致敵也風之爲  
患世傑颶覆於厓門金師濤捲於唐島然海舶之制  
兩頭設枕東風西馳南風北馳占驗有定無適不宜  
是可以人備風也火之爲患以孟德之強而敗世忠  
之智而敗徐道覆之譎而敗或乘風烈而火之或乘  
無風而火之

海艦無風不能動

或分步兵夾岸而火之然厓

山之戰海舶各塗泥而火箭不爇河陽之戰鐵竿拒  
油艇而須臾自燼是可以計禦火也中流失船一壺  
千金死戰於舟上何如潛制於舟陰數卒之破不如  
一艘之沉則鑿患甚焉然或施夾艙而釘鐵或募善  
泅以護舟則亦備敵我沉也若乃敵進欲拒敵走欲  
禽或橫鐵鎖或緝舟輪繫樹沉石伏椎扼津非皆斷

水之計歟。欲破鐵鎖暗椎者，宜作大筏，乘以先之。椎著筏去，大炬後隨，長木灌油，鎔鐵斷維。若破竿聯艖，腫者宜募勇士披鎧進攻，綆則斧之，薪油以從，艦斷隨流，焚溺蔽空。若破篋石礙淺者，宜令善水潛以銳刀籠解水漲，順流莫膠。此又防敵之斷水者也。請言舟制曰：八輪船，厚板五槽，中有八輪，其上三桅，柁樓後响，順風使帆，逆風轉輪，帆索藥浸，雨火不侵。周以生革，捍矢衛軍，狼牙釘底，用防奸人。攻守皆用，風濤不偏。曰樓船，重列女牆，戰士憑之，窗矛穴弩，礮車外施，濕氈生革，禦火是宜。周環如壘，可戰而馳，牙旂金鼓，大將之威，無風難使，多則非宜。此皆用以統率者也。曰火輪神舟，形如海艘，生革障矢，上下三重，旁輪激水，中層刀釘，機關以俟，下艙伏卒，闐疑神鬼，募泅善櫓，破浪如駛，佯敗爭泅，空舟以委，踐機觸刃，精卒

驟起火器四發，檣隊披靡。曰：鷹船兩頭俱銳，不辨首尾。竹板密釘，旁窗出矢，進退如飛。順逆可使，多其櫓槳，水戰可恃。曰：漁船材簡，用巨，出海最諳。每載三人，一槳一帆，一以銃護，任竟往還，隨波上下，敵莫我覘。此皆用以哨探者也。曰：蒙衝多張生革，矢石是蔽。篙師在內，弩槍是衛，但取神速，乘其不備，空見船行，曾驚入渭。曰：無底船，士立兩舷，旗幟壯觀，誘敵競入，溺死無算。又或三舫聯爲一貫，中實旁虛，浮板易謾，夜戰誤敵，功倍事半。曰：走舸，舷立女牆，多槳如飛，壯士徑進，絕流出奇。或火或挑，急遁勿疑。此皆用以掩襲者也。曰：子母舟，長餘三丈，前爲巨艦，廣實藥薪，後艙內虛，小舟藏之，使風齊驅，抵彼火發，後舟則遁。曰：聯環舟，舟分二截，聯以鉤環，外視若一，徑趨敵舟，前冒鐵釘，載礮實油，釘撞於敵，環解鉤抽，礮火擊之，後去。

前留此皆用以焚敵者也曰沙船調戩使風三桅五  
桅一日千里大帆長馳增以舷柵江海是宜曰鬪艦  
形如樓船其制稍迥外牆內柵伏弩重矛上無蔽覆  
死士環周衝陣陷敵克壯援抱曰遊艇有舷無牆多  
槳迅櫓虞侯用之回轉陣伍計會進止不失啓處此  
皆用以戰敵者也焚敵莫如火碎敵莫如礮礮或自  
震以筏易船水不可沉風不能顛堅架量高審敵測  
竿暗表識之遠近直弦舟處筏後布障筏前敵莫我  
測望之如垣賊近發之齊聲震天外摧內圍施必萬  
全此用以自守者也若乃飲馬天塹欲渡狐疑宜用  
浮橋枕席過師大艘數十巨竿組之試諸上游移置  
敵磯夜釣量江謀士堪師此用以濟水者也舟艦繕  
矣必練水師水師二要一專號令二重募練號繁則  
淆令紛則雜編什五舟爲一艖哨官轄之兩哨爲一

司分總轄之。三司爲一部。部將轄之。旗皆同色。異鑲異號。以別之。舟各一總。專其責成。而鈐束之。擇膽練者。俾爲舵師。臨戰股栗。必亟易之。此之謂號令。募練之法。因其漁丁而用之。因其老商而用之。因其鹽徒而用之。因其蛋民而用之。其効用也。或泅鑽敵舟而溺之。或夜抽艘隊而亂之。或蓄燧潛發而燎之。或鐵綆繫舟而拽之。或出奇載礮而擾之。或冒險伺間而偵之。或達信圍城而應之。或齎蠟請授而致之。其入水也。敵密列星樁。則遇而鋸之。敵張網綴鈴。則先觸以竿。俟其舉網而過之。其招致也。或懸重賞而購之。或投金大江而試之。此之謂募練。水師習矣。宜備水器。水戰之器。莫烈於火礮。有守礮。有攻礮。其製莫精於西夷。其用莫習於西夷。與其製之內地。不如購之外夷。以夷攻夷。上策。權奇其說。姑俟諸異日。請先言



內地所宜者乎。自守之器。四或帆。或衣。或橐。或騎。水軍之命。制於帆。帆制於火。必熬晉石蜂脂。罈水以漬之。竹箬繚索。皆以此浸之。再乾而後用之。則火箭火毬不能燎也。人不習於水。衣不宜於水。或瓠片爲甲。而礬淬之。編以鵝雁翎而浮之。則皮囊木罌不能及也。水底潛伏。閉氣爲難。宜屈銀橐。而三管竅之。上二塞鼻。而一口含之。使氣自相呼吸。而水不能入也。腎與足心。謂湧泉穴入水如火。水族望之。厥來爲禍。上漆椰瓢以護之。下裹漆絹以固之。則可無患也。藤爲水馬。腹大如囊。四足橫出。尻尾俱昂。前後遮浪。中藏乾糧。漆布爲轡。手援以行。短橈冒鐵。可戰可杭。此所以備不虞也。攻敵之器。六或火。或鉤。或竿。或鏢。或豆。或油。火箭力猛。過步數百。箭勁帆薄。虛射無益。宜近鐵施竹。以留之。欲辟濕。則筋纏而漆固之。是曰火箭敵。

近十步箭遠非宜。焚帆燬篷，火抓是資。圓木陷刃，空中藥施，火孔六七，倒錐寘之。臨敵亂擲，釘入帆桅，或高或下，釘著火隨。是曰火抓。桶可受斗半，實硝磺，薄沙覆之。火碗中央，加蓋微局，輕擲敵艙。火激藥發，迫不及防，以暇出奇。急則自傷。是曰火桶。更有噴箭，二尺堅篁，纏以繩麻，柄五尺長，層藥一餅，數層迭裝，實築虛發。十丈莫當。遠粘檣帆，煙發倉皇。是曰噴箭。此皆火攻之器也。更有火而水發之者，蜀之石油，入水不熄。造藥作團，借火器力，一發四迸。篷隙艙側，敵備不及。水沸愈熾，更有火而逆風發之者。江豚之性，逆浪逆風，煨灰煉油，硝磺助功。狼糞艾朮，并焙則同。逆風愈勁，神焰鬼工。此則火攻之奇器也。火藥不備，火攻不及。則如之何？曰有鉤鏢焉。或割其縹，或鉤其舷。物微用便，利輕以彎。有撩鉤焉。三鋒一柄，左鉤右漉。

或撈首級，或鉤帆幅，梢固鐵堅，萬拽不曲，有潛水中者焉。或距或鉤，嚴禁勿泄，賊艘徑撞，碎於銳鐵。此鉤之利也。有鐵鏢焉，升桅斗而擲之，船頭船尾，乘高則駛，體重利下，巨鐵細尾，中舟必洞，中人必死，勢難多人。技習可使敵舟若近我高，彼小，鋼頭竹尾，得力爲巧。擲之如雨，敵衆雲擾，此大小鏢之利也。拍竿之制，施於樓船上，置巨石，轆轤貫焉，層樓百尺，六竿相聯，壯士數百，層環其巔，發之碎敵，熊羆莫前，撞竿之制，施於戰艇，堅木冒鐵，敵艦莫近，迎之立碎，摧陷無並。此竿之利也。以人制人，用巧出奇，鷄白兼油，擲以瓦磁，風濤簸掀，足滑不持，油板易火，縱風乘之。又聞錢瓘擊吳狼山，已船篩沙，豆灑敵舷，戰血所潰，僵仆相延。又聞倭寇掠舟過吳鄉，民憤追泥，潑其艙，我躡草履，倭顛不扶，奮前殪之，枕尸載塗。此油豆沙泥之利。

也雖然有要焉勝於敵之不及知敗於吾之不能秘  
我以制敵反爲敵制浮橋攢鉤拒非不善也岑彭縱  
焚橋鉤而述兵敗竹籠沙石過非不密也昭達潛水  
斫籠而嶺賊潰吳人禦晉之計非不力也鐵鎖截船  
泄而有火筏火炬之燒杜弼禦晉之謀非不智也桔  
槔擊船彰而不免長岐棖之拒功以密成謀以泄危  
微乎危乎智者韜之

### 坊苗篇

豈惟苗疆西南同此防先及梓桑作坊苗篇

撫苗如撫子備苗如備疾禦苗隄禦水攻苗驚攻伏  
撫苗道二文告不與目不詩書足不城市奚知文奚  
知告則聚所欲歟則去所惡歟何謂所欲鹽布入於  
崗藥材出於谷何謂所惡莠苗不留於寨奸民不入  
於寨吏胥不擾於寨備苗道三兵哨不與兵久則蠹

哨久則圯。我以此往，彼以此拒。毋予其距，毋芽其勢。歟！毋釀其漸，歟！苗壤不硫磺，奚自而入。人予其距，苗技習鎗矛，睚眦而鬪，鬪芽其寇。苗俗神巫鬼，椎牛而祭，祭耗其費，撫之善備之勤，變乃不成。距不奪芽，不刑漸不懲，狼翼而飛，怒將食人。人曷禦之，又曷攻之。禦之百里之外，攻之千阻之內，攻之以兵，禦之以民。禦之之法曰：近其防閑，遙其聲勢，邊牆以限疆界，哨臺以守望，礮臺以堵敵堡，以聚家室，礮卡以守以戰，以遏出，以截歸，邊牆巨山，礮臺中邊牆，礮臺橫其衝，礮堡相其宜。凡制礮堡之法：近石以石，遠石以土，外石中土，留孔以槍，掘濠以防，礮容五人，堡乃衆藏。有三固：矢不洞，火不禁，盜不踰。有三便：族聚，故心固，扼要，故數。歟！犄角，故勢強，壁堅，野清，乃可以攻。攻之之法曰：徵兵不如募勇，募勇不如土蠻，土蠻不如

苗攻苗習技藝習登陟習徑路習虛實習勞渴習苗情攻之之法曰騎不如步矢戟不如火槍山叢徑仄箐密澗曲故騎射不宜步利徠捷槍利仰攻攻之之法曰合攻勿如分攻緩攻勿如速攻懸深巢不如屯沿邊夫鷲鳥之將擊也必盤空而出不意其視審其至捷有不擊擊必中中必逝苗窟若狡兔然專則聚聚則堅緩則備備則延分攻故不能相顧來去不測故備勿及不株及故黨與離屯邊故進退如意聲東擊西如意水土糧餉如意攻之之法曰因其信鬼而威之因其貪利而購之因其仇猜而離之因其鄉導而用之昔者諸葛武侯之渡瀘也遣李恢將別部而地利明選哀勞勁卒而卒服習若夫明殷正茂韓雍陳金蔡經之於獐獠李化龍朱燮元之於蠻明張岳

國朝張廣泗席爾達之於苗皆未有一道而成

者也。未有不數道數哨，十數道十數哨，夾進互擊者也。大清之興也，平地則各旗爲八，遇險則八旗爲一，兵猶水也。因地而制變，然則馭苗蠻百世師者，誰乎？明廣西參將沈希儀，希儀之術如之何？曰：撫如子，備如疾，隄禦水，驚攻伏。

軍政篇

能以衆正，我戰必克。揀時如揀病，治軍如治國。作軍政篇。

聞之明大學士高拱曰：兵者專門之事，非倉卒嘗試可能也。國家軍政，內寄本兵尚書，外寄邊方督撫。今欲儲養樞材與邊材，則必自兵部司員始。宜擇幹濟之士，使爲職方武選二司，出爲兵備道，使山川扼塞形勢，兵之強弱，將之材駑，四夷之情僞，無不瞭於平日。外以待邊方督撫之缺，又使邊撫與侍郎互相出。

入以待尚書總督之缺終身不改任他部之官其習西北者不移於東南長東南者不移於西北則邊材自出其中矣以上高拱疏或謂明時官制異本朝其

時無軍機處無滿洲似難以明之兵部例今日之兵部然軍機處非即明之內閣乎滿洲總統都統非即明掌京營之勳臣乎明時本兵之權與總憲冢宰並推三大重臣其文武二選司亦與科道翰林並重翰林備閣臣也科道備總憲也文武二選司備吏兵本部堂官也今惟科道翰林尚略同明制部曹則吏兵二部皆無重權權盡歸於軍機於是軍機章京之選遠在部曹諸司之上雖其考選皆不過以書藝之工敏其遷擢則幾同翰林科道之超卓而兵部則幾同間曹矣兵部果間曹乎部曹又惟刑部秋審處之司員出任按察司入任侍郎尚書往往不遷他職於以



磨厲刑名之選，慎重文法之枋，與明代之儲養樞材，邊材相等。夫明代不聞以要職視刑部，今代不聞求將材於兵部，豈一代之兵刑異尚，各成風氣歟？誠使內重兵部之任，與刑部秋審處等外重兵備道之職，與按察司等嚴其保舉，專其職掌，重其事權，烏在儲養樞材、邊材之效不可見於今日哉？問者曰：士必用而後見才，必練而後出，故國初海寇、閩寇、長驅內犯，而後梁化鳳、李之芳之將出；滇、逆抗拒屢年，而後岳樂穆、占、趙、良棟、王進寶之將出；準、噶內闖屢年，而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出；準回、犁庭屢年，而後兆惠、明瑞之將出；金川、擣穴數年，而後阿桂、海蘭察之將出；川、楚征剿數年，而後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之將出；皆非出師命將之初所有也。時久承平，變起倉卒，則若之何？曰：視其功罪，知其良駑，故三方震驚而一

方保障屹然則守臣之能可知矣諸軍敗衄而一軍鎮定晏如則其將臣之節制可知矣

章皇帝之

拔梁化鳳

純皇帝之拔北惠拔阿桂皆以其於

他軍敗後整旅獨完也倘曰非斯人豈遂不能平賊則恐天地之生才不易卽撥亂之朝爪牙心膂亦不過一二人未必戶穰吳而家頗牧

擇將爲上練兵次之徵調數萬而無數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則不可以固軍情作軍氣兵家所爲貴選鋒也譚綸戚繼光不募練金華義烏之兵教以陣法擊刺戰船火器則不能入閩平倭劉鋹李成梁父子非募練家丁則不能立功遼左其餘楊洪王越沈希儀馬永馬芳梁震滿桂侯世祿侯良柱趙率教金國鳳亦皆蓄帳下親兵健兒著功明史且四路出師之役劉鋹必得川兵薊門設鎮之初戚繼光必用浙兵蓋

非其心腹爪牙，則呼應不靈，摧陷不力，故知驅市人與之戰，古今惟淮陰侯能之。若宋之韓岳，則各有背嵬軍，明之戚繼光，則全恃鴛鴦陣矣。後漢之朱儁，三國之呂虔，晉之王渾，皆以家兵著名史冊。今之將官，固無厚豢家兵之貲力，惟有抽兵并餉而選練之，如璘玠譚戚遺法，庶猶可旋至立效乎。今不暇言盡整頓十七省之兵也。姑先言沿海，閩粵江浙皆沿海重兵之地，江蘇河漕督撫提鎮各標兵五萬有奇，浙江四萬有奇，福建六萬有奇，廣東幾及七萬，一有緩急，輒遠調他省，則本省之兵何用。西夷之闖入，由習覩粵兵之駑也。粵兵之駑，由糧薄伍虛也。若每省去冗兵之餉額，并爲精兵之餉額，姑以每省汰并六千爲斷，別募沿海驍銳水陸各半，分布澳廈寧波吳淞番舶雲集之區，晝夜訓練，水戰則火器火艇風濤出

沒陸戰則技擊節制營壘森嚴使西夷觀之如安南日本守禦之可畏則必以閉關罷市爲虞而不敢生心矣或以裁兵并餉則兵制缺額爲疑不知各省虛伍豈止十分之一寧使暗缺十分之三而不肯明裁十分之二其若具文何

或曰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吳越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勁旅乎曰此將兵之恆言而非將將之至言也五代契丹兵無敵中夏而天祚以數十萬衆敗於混同江之數千金人者卽前日遼兵也女真滿萬不可敵而興定元光中百戰百挫於蒙古者卽前日金兵也元起朔漠滅國四十以有中原遂乃涉流沙踰葱嶺西洋西竺盡建藩封爲開闢以來版圖所未有及至正末年蒙古四十萬殲於中原僅漏網六萬歸塞外者卽前之蒙古兵也然金兵卽

折於元代而完顏陳和尚獨以四百騎敗蒙古八千  
之衆宋兵風靡於金源而劉岳韓吳屢以東南兵摧  
兀朮馮凌之師同時同事勝敗天殊且徵近事青海  
厄魯特橫於國初今則青海蒙古畏黑番如虎狼歲  
煩官兵爲之防戍又喀爾喀爲準噶爾躡轅如入無  
人之境及超勇親王蹀血一戰斬賊數萬亦卽喀爾  
喀之兵紅毛戈船火器橫行海外及鄭成功一戰逐  
紅夷奪臺灣而有其國亦卽閩廈之兵是知兵無強  
弱強弱在將故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又曰一人學  
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

造礮不如購礮造舟不如購舟蓋中國紅夷大礮本  
得自佛郎機非中國所有也西洋各國夷礮有鬻於  
粵東者矣有鬻於新嘉坡者矣有鬻於孟邁孟加臘  
者矣新嘉坡距澳十程專有造礮出售之市孟邁孟

加臘亦然。此皆中國商船往來之地。但令每船回帆入口。必購夷礮數位。或十餘位。繳官受值。力省而器精。事半而功倍。前年粵東購夷礮二百位。有重至九千斤者。惜主款徹防。遂棄諸虎門之洋。此尚未購自新嘉坡孟邁。而所獲已如是。若飭商四購。所獲更可量耶。至火輪逆駛之舟。爲四夷哨探報信之利器。苟非其本國專門工匠。卽出外夷兵夷商亦用之。而不知其詳。每遇礮傷。礁損過甚。卽修之而不得其法。斷未易於創造。惟至粵卸貨之夷。有并船出售者矣。其他國效順之夷。如佛蘭西。彌利堅。有願售兵船於中國者矣。以彼長技禦彼長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蓋夷礮夷船。但求精良。皆不惜工本。中國之官砲之戰船。其工匠與監造之員。惟知畏累而省費。砲則并渣滓廢鐵入爐。安得不震裂。船則脆薄窳朽。不中

程不足遇風濤安能遇敵寇聞昔劉晏之造江淮運船矣價五百貫者輒給一千貫或議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使人有餘潤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故轉運五十餘年船無破敗及後人核減估給無復寬剩於是船壞而運不繼天下大計孰不成於大度之人而敗於拘陋之士哉

西夷之海艘堅駛巧習以其恃貿易爲生計卽恃海舶爲性命也中國之師船苟無海賊之警卽終年停泊雖有出巡會哨之文皆潛泊於近塞內島無人之地別遣小舟攜公文往鄰界交易而還其實兩省哨船相去數百里從未謀面也其船窳漏斷不可以涉大洋故嘉慶中剿海盜皆先雇同安商艘繼造米艇霆船未有卽用水師之船者今卽實估實造而停泊不常駕駛風浪無從練習非若夷船之日涉重洋則

亦不過數年而艙朽柁敝矣。如欲練戰艇，則必謀所以常用之法。常用如何？曰：以糧艘由海運，以師艘護海運而已。江蘇戰艦由吳淞出口，浙江戰艦由鎮海出口，皆護本省海運之糧，以達於天津。

欽派驗

米大臣蒞津收兌後，并閱護運之水師，然後給咨回省。則師船無所巧遁，而必涉大洋。師船有所練習，而不致曠廢。其造不敢不堅，其練不敢不熟。縱不足警外夷，亦可備內盜矣。至福建戰艦，則每年採買臺灣米十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廣東戰艦，或採買暹羅米數萬石，護至天津，驗閱如前。夫放洋以紆直分遠近，粵東武舉人會試，附商舶北上者，往往順風七晝夜，達天津。彼夷船遠涉數萬里，如咫尺。况版輿之內乎？臺米運津，本近年恆事。而暹米採買濟粵，亦康熙以來歲行舊例。今但加運推廣久之，並可酌減南



漕以紓江浙民力之窮，豈非一舉而備數善乎？總之會哨必令收入內河，監驗必由文吏，而不許會哨於海島無人之地。承平則以虛文欺視聽，有事則見輕於盜賊。

際海之國以萬數，東之凡三大類：曰城郭，曰游牧，曰舟楫。游牧之國恃騎射，舟楫之國恃火攻水戰。城郭之國恃堅壁清野，土著縱不長水戰，豈亦不長防堵乎？承平縱不習攻鬪，亦可不籌守禦乎？李光弼短野戰而善憑城，卽以守爲戰，以正出奇也。高壘深溝間出奇兵，絕敵餉道，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古今遇剽悍之敵，如李牧之於匈奴，周亞夫之於吳楚，李光弼之於安史，戚繼光之守薊門，皆得此力。習戰難而習守易，不但將帥宜習，卽守土吏亦可習。先問所守之城，建置得地勢歟？城高厚濠深闊歟？城中倉粟

足歟。庫中器械利歟。保甲行。奸宄息。人心固歟。薪芻鹽鐵。木石灰油。井泉無缺歟。此豈必臨敵而後可議者。順治八年。議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

本朝棄

地。守亦無用。宜令副都統率駐防滿兵回京。其時提督田雄亦言。舟山易克難守。蓋城偏海濱。船抵城外。與臺灣瓊州崇明形勢迥殊。今封禁內地之南田。而守孤懸之荒嶠。以徒貽外夷之挾制。此失地利者一矣。寶山縣城迫海塘。卽承平之日。亦宜內移於江灣羅店。或再內移與嘉定上海同城。今乃以重兵守絕地。此不得地利二矣。鎮海鎮江。本擅金湯之固。而或城外之招寶山先潰。或城內之滿漢兵自鬪。有險可守。且如此。况無險乎。粵省舊城高厚無虞。新城低薄難保。見於上年之章奏。而夷船已退一載。亦曾取新城而崇厚之乎。禦海寇。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

之法而吳淞天津礮臺不近扼內港皆遠置於口門之外洋面之衝樹鵠以招敵使敵得以活礮攻呆堞而我反以呆礮擊活船故賊百攻百中而我十發九虛何如移諸港內岸狹之處使夷船不得如外洋之橫恣而我得以呆礮擊呆船乎且夫禦礮之法莫善於憑城尤莫善於外土中沙之城往年官兵圍滑縣礮攻不入最後掘地道始破之蓋外磚石中沙土大礮遇沙卽止是說也聞之楊果勇侯芳礮臺必築砲城磚石固易訇碎卽土臺亦易震裂嘗以大礮試諸土臺竟徹底掀翻惟沙心之臺垣礮不能透是說也聞之林尚書則徐

紅夷之入寇與倭不同明史兵志言倭寇長於陸戰短於水鬪以船不敵而火器不備也紅夷則專長戰艦火器此異倭者一倭專剽掠沿海迹同流賊紅夷

則皆富商大賈，不屑剽掠，而藉索埠頭，通互市爲名，專以鴉片之烟，耶穌之教，毒華民而耗銀幣，此異倭者二。紅夷之水戰，與火攻，強於倭，鴉片之害，甚於倭。日本之深惡紅夷，不與通市者，防其鴉片與邪教也。紅夷之畏日本者，畏其岸上陸戰也。日本三十六島，港汊紛岐，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尚不如中國。止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讐英夷，絕市舶，而不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專，遂足禁邪教，斷鴉片，而莫敢輕犯。吾之水戰火攻，不如紅夷，猶可言也。守岸禁煙，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戰爲款，猶可言也。并不能以守爲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於海外之天驕，猶可言也。今并不行於海內，販煙吸煙之莠民，可乎？不可乎？

一郡之中，非人人可兵。一省之中，非郡郡可兵也。

國家以提督主武提學主文提學使者按行各郡  
例兼試武童生而江南之蘇松太倉浙江之杭嘉湖  
應試武童每不及額文試則每邑千百以貴文賤武  
之俗而望其高氣尚力乎提鎮撫標名食糧而身倚  
市出應伍而歸刺繡尚望其披堅執銳乎聞徵調則  
鬪門啼泣推餉求代而望其長驅敵愾乎至江北之  
徐州壽春浙東之處州則文試寥寥而武試騎射甲  
兩省矣徵調則爭先召募則雲集矣以此推之各省  
中有必不可爲兵之地蘇松太倉杭嘉湖是也有選  
擇可兵之地吳之常鎮淮揚越之溫台寧波是也有一  
省精兵之地吳之徐州壽春浙之金華處州是也  
推之江西之贛州廣東之潮惠福建之漳泉皆一省  
勁旅募兵者當於彼乎於此乎地不武者強之使武  
地不文者強之使文以一定之額數概不齊之風氣

易地能爲良乎請

勅督撫會同提學使者檄示

各郡邑願裁武試增文試者聽願裁文試增武試者聽於是則江南浙西之學校寬而江北浙東之騎射奮矣再

勅督撫會同提督總兵奏定營制永免僉兵於財賦文學之區而以其額廣募邊郡之驍銳散布於腹內諸郡各標併其缺優其糧則江南浙西無冗糜之餉而江北浙東無額少之營矣以江浙推之閩廣以沿海推之九邊推之十七省不以鄒魯之文學強燕趙之慨慷不以豐沛之剽悍責吳越之秀良量地陰陽量材柔剛視執額例之一定齊風氣於五方責輩程以搏擊索鷹隼以文章者孰難易孰短長乎

雍正中西虜未靖

憲皇帝詔各省督撫保舉技

勇之士得數千人其最者能開二十石弓以鳴鏑射

其曾鏗然而返。又能開鐵胎弓及舉刀千斤者。號勇健軍。命史貽直司之。屯巴里坤。故雍正中海內無盜賊之警。而邊疆皆赴武之士。神哉。聖主之牢

籠駕馭乎。道光五載。回疆之役。將軍長齡奏選新疆遣犯二千爲前鋒。每能黑夜劫營。嚴冬渡水數百里。偵探刻期往返。卒奏克復之勛。奈何動曰無兵可用。又奈何動曰莠民可虞。誠能召募驍悍之民爲兵。則北五省之回匪。紅胡匪。捻匪。曳刀匪。皆六郡之良家也。沿海械鬪之輩。魚鹽私販之輩。市舶亡命之輩。皆剿夷之烏喙也。以沿海梟徒爲水師。水師無敵于東南。而海賊不患于東南矣。練中原亡命爲陸營。陸營無敵于西北。而土盜不生于西北矣。收兩利祛兩害。是在神明化裁之大人哉。

明代征剿動調土兵。而土司兵中又以廣西之狼兵。

湖廣永順保靖之苗兵爲最，以少擊衆，十出九勝，天下莫強焉。土兵亦踴躍赴調，往往私倍于在官之數。如調兵三千，輒以六千至；調兵五千，輒以萬人至。然今思州、田州卽岑氏故地，永順府卽二彭氏地，未聞有虓雄之狼兵苗兵何哉？前此轄于土司，其連坐之法極嚴，故土爭用命，自改土歸流以後，一如內地之編氓之營伍，泯然無異矣。今日土兵則惟金川屯練最著，亦皆調一而得二，調五而得十。知土兵之所以勝於官兵，則知官兵之必法乎土兵。譚綸、戚繼光之鴛鴦陣法，卽土兵之法。如一參將領三千人爲一營，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爲哨，哨有長，五百一把總，六總一參將，儻一營全退，斬參將一總全退，斬把總一隊一哨全退，斬哨長、隊長。如是則將與長無敢不奮死矣。如軍退而參將不退，戰死則斬五把總，把總不



退戰死，斬十哨長。哨長不退戰死，斬十隊長。隊長不退戰死，斬九卒。若一軍不退，則主將雖死，綏其下不連坐。如此則士卒無敢不奮死矣。所誅者常不過十人，則其法必行。故鬪亂而陣不亂，可死而不可敗。是土兵之法，卽古者節制之法也。天下無常勝之兵，有常勝之將。自海上用兵以來，未嘗斬逃將逃伍，而欲一士之用命能乎？問曰：韓信何以能驅市人而與之戰？曰：穰苴斬貴臣，以肅驕軍；孫武斬寵姬，以厲女戎；商君千金徙木，以市信；田單神師走卒，以悚衆。此皆倉卒受命，以他人未教之兵，爲己猝然之用，不得已爲此。欲速助長之法，用不測之威賞，以新萬人之耳目。與淮陰置諸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練兵使之有勇難使之知方，尤難知方則必使人人知軍法軍情，咸繼光訓北兵一書，訓南兵一書，擇要。

簡括人頌一冊以資講誦孫承宗車營陣法別爲百八叩設疑送難以詰將士待其各自爲答皆必使士知將心將知法意得於心應於手也如水師募閩廣之人則風濤駕駛雖所熟習而火舟火箭噴筒攻首尾躍中艙之法非演試能精乎陸營募江北淮北之人則技擊弓馬鎗銃雖所擅長而進退分合奇伏援應之法非練習能熟乎古言野戰言人自爲戰者皆世亂百戰之餘深入敵境士懷必死之志若承平自戰其地進死退生渙散無節制而欲使人自爲戰雖韓白其能乎矧臨大敵用大衆弩矢如風雨礮火若雷電生死在呼吸平時有十分之技者臨陣僅能用其四五分臨陣能用其四五分卽已無敵於天下自非訓兵講武日取國人三申五令之使寢饋不離焉淪肌浹髓焉鮮不臨小敵而倉皇臨大敵而失措者

將才有武有文。選武將之法，卽寓於練兵之中。選文  
臣將兵之法，卽寓於取士命官之中。歐陽修言取軍  
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每百人爲一隊而校之。其  
技精最勇者，百中必有一人，以爲隊長。合十隊長而  
校之，又擇其知法意能約束者一人，以爲裨將。合十  
裨將，又擇其有見識知籌策者一人，以爲大將。此寓  
於練兵之中者。文臣則於大挑舉人及進士中，擇其  
才略明敏者，使爲兵部。平時則講習兵法，蒐討軍實。  
有事則出差巡視，以練邊務。材能弗稱者，改選別部。  
材能稱職者，專升兵備。及邊郡知府，必有真材出其  
間。此寓於取士命官之中者。紈袴虛憍之人，勿用。剛  
愎趾高之人，勿用。駸庸無識之人，勿用。便辟猾巧之  
人，勿用。

有大將有戰將。孔子言軍旅之事未嘗學而又言我

戰必克。蓋衛靈所問者戰將之事，非大將之事也。世人動言神兵，非學到不知。從古教正不教奇，節制可教，奇謀不可教。承平用兵，得力於節制者十之九，得力於奇謀者十之一。蓋奇謀不出於節制之外，故俞大猷言孫武之書可行於權譎之代，非王者一統所以制四夷，詰奸宄之法。帝王之師，動出萬全，寧拙速無巧遲。當倭陷興化，急在然眉，而大猷方講十圍五攻之法，鑿溝塹，堵海堧，盡斷其走路，以待戚繼光至。而後合攻殲之，無一倭漏網。其論備倭，則欲以樓船蹙之海中，河船禦之內河，爲一舉掃蕩而不專陸戰。其論備北虜，則必練車營衛步騎火器，勝之以大陣，固不專以家丁取小捷，亦不專以守險計自全。其所見皆出李成梁、劉顯等之上。故譚綸與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

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可大受或曰大猷行軍凡風角占驗奇門遁甲皆不用毋乃矯枉之偏曰此大將之識所以不可及也商周興亡同以甲子術士之奇且不可以語戰將之奇况可以語大將之正乎

軍儲篇一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法無久不變運無往不復作軍儲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爲興利者有以節用爲興利者有以塞患爲興利者有以開源爲興利者何謂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於國利於民者必不利於中飽之人天儲所仰莫如漕鹽行之二百歲百寶千蠹晝夜蝕蝕苟有人焉曰江楚曷改小糧艘乎江浙曷改行海運乎則和者百諱者亦百諱者何人曰在南則漕丁水手持之在北則通倉胥吏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綱

鹽曷變行票鹽乎。省改捆省岸費。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緩納。曷爲不行。則默者百撓者萬撓者。卽默者之人。曰岸鹽恐跌價。則持之。岸吏恐裁費。則持之。書吏捆工恐清弊。則持之矣。何謂節用之。利。普賜田租。普免逋負。自古曠蕩之仁。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遇郊大賚。大赦矣。三年一郊。賚輒百萬。赦輒數萬。其後至於不敢郊。蘇軾所謂以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後世慶典。普恩與郊。賚郊赦。何異。生齒曠矣。機變滋矣。有恃十載。普免而爭先逋欠者。則利頑民。而不利於良民。官免賦而佃不免租。則利於富民。而不利於貧民。海寇攻城。不及鄉里。而徧免四鄉之賦。則利於安堵之民。而不利於被難之民。國家正供。有歲入數千萬之名。而常有逋欠千餘萬之實。異日國計愈匱。潦旱偏災。何以

獨賑則過厚於無事之民者，反無以備夫緩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議節者。一直省養兵費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額三分之一。乾隆中葉，又以名糧改成實額，增六萬之兵，卽歲增百餘萬之餉，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夫養兵數十萬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復國初之舊額，再核目前之虛伍，或并三兵之費以養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費以募一兵，使一兵當十兵之用。此宜議節者。二何謂塞患鴉片耗中國之精華，歲千億計，此漏不塞，雖萬物爲金，陰陽爲炭，不能供尾閭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難禁內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輕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爲酷者，懲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輕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恥且格是也。竊謂禁煙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載在大清律。

以防竊盜之再犯。所謂恥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終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煙不戒者，黥之。則紈袴溫飽之煙民，知令在必行，聞風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誅。則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終者，殺之，無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煙御史一人，不責以有犯必誅之事，專責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則人可按籍而稽，癮可按期而驗。倘有紈袴溫飽之家，恥黥哀免者，許以金贖，視其職銜小大爲罰贖之輕重。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誅。不得再贖。惟販煙之犯，則立誅，不在黥贖之例。其販煙吸煙，必許告發。告不實者，反坐。夫水師整飭而外洋無庇販之人，繡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內地無嘗試之犯。如是而煙不絕者，無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則禁民爲非，實帝王理



財之大柄，令不行，禁不止，所可蠹財者，寧惟鴉片，何謂開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墾，貨源莫如采金，與更幣語，金生粟死之訓，重本抑末之誼，則食先於貨，語今日，緩本急標之法，則貨又先於食，請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國之銀，出漏於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國之銀，大半來於外洋，外洋之用銀幣，亦先於中國，何者，宋明以前，銀不爲幣，幣惟黃金及銅，而漢書西域傳，蜀賓安息條，支瀕海諸國，皆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面，或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幕者錢背唐西域記，龜茲國覩賀羅國，迦畢試國，其貨皆用金銀錢及小銅錢，印度兼用金銀貝珠，是西域上古卽用銀幣，先於中國數千年，其證一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湖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以金銀爲貨幣，韓愈及元稹奏狀，皆言自嶺以南用金銀，自

巴以外交易用鹽布宋仁宗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布是閩粵舊通番船故用銀獨早其證二文獻通考國家二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飛送所失甚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商人貪利暮夜貿遷黠吏受賕縱釋不問民用日以彫弊又曰國家置市舶於浙於閩於廣海商往來錢寶所由泄是以自臨安出關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發官必點視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官驗止爲虛文乃許黨類首告以其錢貨之半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舶者有罰其番商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離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銅錢下海與今日之禁紋銀出洋無異蓋昔時番舶載銀以易中國之銅錢錢之出海者既衆則銀之入中國者亦必衆故

昔時不聞禁出洋之銀，猶今不聞禁出洋之銅錢。事所本無，患正相反。其證三：職方外紀言南墨利加州各國多產金銀，而孛露國金加西臘國所產尤甲天下。其場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萬人。國王什稅其一，每七日約得課銀三萬兩，百物俱貴，惟銀至賤，貿易銀錢五等，金錢四等。歐羅巴歲歲交易所獲金銀甚多，而中國銀礦開采，則唐以前史書從無其事。唐憲宗二年，且詔言有銀之山必有銅，銅有資於鼓鑄，銀無益於生人。其自五嶺以來，見采銀坑，并宜禁斷。欲以閉銀而廣銅，洪武永樂中行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爲貨交易。違者治罪，有告發者，就以其物給之。欲以輕銀而重鈔，通典載唐度支歲入之數粟布錢帛而外，未嘗有銀。惟兩廣諸州土貢，每州貢銀三十兩，或二十兩，以爲貢，不爲幣。蘇轍元祐會計錄

及元史成宗紀歲入之數銀但五六萬兩洪武實錄  
歲入之數銀但二萬四千餘兩是則自明以前重銅  
輕銀如此其采銀貢銀之少如此而近數百年間錢  
糧改銀以後白金充布天下謂非閩粵番舶之來何  
自得之是則中國自古開場采銅多而采銀少今則  
雲貴之銅礦多竭而銀礦正旺銀之出於開采者十  
之三四而來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國銀礦已經開  
采者十之三四其未開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氣一  
息一消一汐一潮銀來番舶數千年今復爲番舶收  
之而去則中國寶氣之秘在山川者數千年亦必今  
日而當開中國爭用西洋之銀錢昂於內地之銀值  
則中國銀幣行之數百年亦必因時而當變故曰開  
源之利

軍儲篇二

難者曰貨源之爲急標開礦之爲濬源則聞命矣若夫聚衆則難散邊夷則易釁稅課將滋弊則若之何工鉅而無款可籌費重而無礦可驗則若之何曰亦知雲貴無歲不開銀礦 國家無歲不徵礦稅乎

大清會典正供歲入之數雲南銀場歲課六萬七千三百兩有奇永昌府及廣東無定額雲南金礦歲課金六千兩有奇貴州思南府無定額雲南銅礦額課銀萬八百有奇四川兩廣無定額雲南鉛錫礦課銀三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兩廣無定額豈滇黔之礦不聚衆不徵稅而他省獨患衆患稅乎豈滇礦不邊外夷黔礦不邊苗疆而他省獨患其邊夷乎甘肅甘州西寧之金礦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礦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爲二提標之優差伊犁塔爾巴哈台之金礦將軍派兵守之客民串謀潛挖至

今爲駐防之利藪廣東瓊州之銀礦挖沙百斤煎銀六十兩其工費僅六兩此外四川馬湖建昌番地之礦浙江溫處之礦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則荷錘雲趨裹糧鶩赴官特置局稅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額將見銀之出不可思議稅之入不可勝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爲開采致防得不償失財不足用子聞之滇吏曰礦丁多寡視礦苗衰旺礦旺人衆礦衰人少礦絕人散有利則赴無利則逝不俟官爲散遣從無聚而難散之事凡礦所在皆有場主聽治而平其爭以七長治場事曰客長司賓客聽斷曰課長司財賄稅歛曰廚長司工役飲食有事皆聽治於此三長又有爐長鑛長桐長炭長分司采煉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嚴制肅萬夫無譁故雍正乾隆中騰越邊外爲桂家銀場爲緬

夷所憚。永昌邊外有茂隆銀場，爲猥夷所憚。及桂家場之宮裏雁，爲邊吏誘殺。茂隆場之吳尚賢獻場於朝，反爲官所捕治。於是二場之練勇皆潰散。緬夷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遠廳同知傅鼎結礦場之練勇以禦猥夷，斬馘數百，亦稱奇捷。凡開礦之地曰場，邊人譌音爲廠，今並改

正是則有礦之地，不惟利足以實邊儲，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內患？從來但有飢寒之盜賊，豈有富足之盜賊乎？且銅、鉄、鉛、錫、煤、炭、硝、磺諸場，何一不聚衆者？

國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闡宦，行以苛暴者？秦、隋、黷武土國，後世不聞禁用兵。元代開河致叛，後世未嘗廢治河。明季加賦致寇，本朝未嘗不徵租稅。豈有懲色荒而禁婚姻，惡禽荒而廢蒐狩乎？

難者又曰：古幣用黃金，其用金之多，倍蓰今日。王莽

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觔。梁孝王死，有金四十萬斤。漢王予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其餘諸帝之賜，臣下金輒數百斤。計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萬五千斤，或赤金十萬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未聞其時淘采之方，與官府權斂之法。懲禁之制，管仲、桑宏羊、孔僅之徒，始言天地之藏，當取以富國，而不可爲豪強所擅。然其說不過曰鹽曰鉄，不聞有權金之政。蜀卓程鄭皆擅冶鉄，以殖貨。吳、瀆、鄧通皆鑄銅山，以致富。未聞其藏金之數。漢令私鑄鉄者，鉞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農器者，罪至死。此令後唐至興二年始除，止畝納長農器錢一文五分。

分鉄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鉄者，又置小鉄官，徧於天

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烏乎！鉄至賤也，而權之析秋

毫金至貴也，而弛禁若水火，是誠何道哉！馬端臨求

其說而不得，因謂漢世不貴難得之貨，有古人遺意。



夫不貴難得之貨，曷爲百金中人什產，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輒列名貨殖耶？桑孔心計，下至告緡算車，鹿皮薦壁，而獨疏網於金幣，有是理哉？曰：周官卅人掌金、玉石、錫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誰言上世無坑冶開閉之禁者？禹貢荊州厥貢惟金三品，梁州厥貢鏐、鉄、銀、鏤、砮、磬，管子禹湯鑄歷山、莊山之金爲幣，以救水旱，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以權衡萬物之高下，而御人事，誰言上世不貴金爲貨幣者？計自太昊鑄金，神農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澤，不以封，金之開采已足以備宇宙之用，及至漢世，金無耗滅，惟恐過多則賤，故無事於開采，無開采則無征權，無征權則藏在山澤，守自卅人，其禁旣厲，民無從私立坑冶，非若鉄爲日用農器所必需，銅

爲鑄兵鑄泉所時用有官采官鑄之權卽有私采私鑄之奸日增月益法令斯繁故禁鉄反密於禁金非民樂犯銅鉄之禁而不趨采金之利金及後世鑄象寫經融箔飾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從事於坑冶然唐初置陝宣潤饒衢經諸州銀冶五十八而憲宗元和中特申重銅輕銀封開坑采之令於是天下銀冶廢者數十歲采銀僅萬二千兩宣宗增銀冶二亦止歲采銀二萬五千兩則其事尚微不足比數計坑冶之盛實始於宋代各道置也冶十有一銀冶八十有四自太宗至道末及神宗元豐初大約天下歲課金萬餘兩銀二十餘萬兩惟天禧末歲入銀八十八萬二千餘兩則除坑冶外丁稅利市折納互市所得皆數之或出自商旅或來自外夷非盡坑冶之數其時礦苗微歇者屢朝恆下蠲除之令各路坑冶皆

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發之礦，漕司慮發本錢，往往停閉。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變。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銀坑冶許民開采，二十分取一爲稅。此皆宋以來開采之事，未嘗有礦徒擾民、礦稅病民也。明太祖成祖仁宗屢慎重開礦之事。然陝西商縣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銀屏山爐冶四十二座，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縣銀場局皆始於洪武之世。永樂遣官赴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又開福建埔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阯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而福建歲額增至二萬餘。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浙江增至九萬餘。英宗初下詔封坑穴，撤闡辦官，旣而奸民私開坑穴相殺，嚴禁不能

止言者請復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億過於公稅是則閉與開兩失之矣自是以後礦事遂屬於中官天順四年始命中官分赴雲南四川福建浙江於是雲南十萬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浙閩如舊總四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時中官開湖廣武陵等縣金場則得不償費一小擾武宗時復聽內官奏開閩浙銀場則無礦責銀再小擾至萬歷二十四年衛千戶仲春奏請開礦助大工於是河南之汝南山山東之沂州沂水蒙陰臨朐費滕棲霞招遠文登山西之夏邑中使四出計十年間共進礦稅銀二百萬兩每歲亦不過三十萬而奸璫乘勢誅索中飽不啻倍蓰利歸下怨歸上爲任璫之極弊回思洪永宣德時何政唐宋金源時何政固宜爲封禁者之口實開

治者之厲戒哉更考

國朝

列聖之

詔

令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奏久經開礦之地如雲南、湖廣、山西等處聽本地窮民自開地方官查明記冊其別省人往開及本處富戶霸占者罪之其

他省未開采者禁之

上曰有礦之地初開即禁

則可若久經開采貧民措貲覓利藉資衣食忽然禁止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總之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吏處置得宜毋致生事乾隆三年八月諭曰兩廣總

督鄂彌達議覆提督張天駿礦山開采恐滋聚衆之奏據稱銅礦鼓鑄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則爲工散則耕作并無易聚難散之患地方大吏原以整頓地方豈可圖便偷安置國計於不問張天駿藉安靖之名爲卸責自全之地其交部議處四年六月廣督

馬爾泰英德縣長岡嶺銅坑近有鍊出銀礦請給商  
人工費惟該縣洪磔礦出銀過多及河源縣銅礦偏  
近銅山均請封閉

諭曰銀礦議閉之說豈因開  
銀獲利者多則開銅者少乎不然銀亦天地間自然  
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其詳議以聞四十二年二  
月  
詔曰劉秉恬奏促浸攢拉二水沿河之地可  
以開礦采金是以呼爲大小金川朕思金川之雍中  
刺麻寺有金項則產金自屬不妄若所產金沙果玉  
不如官爲勘驗試采爲兩金川設鎮安營之費嘉慶  
元年六月  
諭曰據伍彌泰奏昨委侍衛巡查塔  
爾巴哈台所屬之達爾達木圖烏蘭托羅輝等處禁  
山適有偷挖金兩之衆獻出金沙六十兩因復派兵  
拏辦等語向例嚴察新疆產金之地特恐匪徒聚衆  
生事今旣畏懼獻出金沙尚屬遵法何得派兵拏辦

倘有一二流離貧民，偷挖金兩，斷不可若此辦理也。此皆 聖祖 高宗聖訓，未嘗不許開礦之證。

與會典載雲南礦課相表裏，或曰雍正中 世宗

不有慎重開采之 諭乎？曰：是時朝廷百廢備舉，

方興直隸水利，清耗羨歸公，戶部庫貯六千餘萬，直省倉儲二千四百萬石，外洋無透漏之銀，司農無竭蹶之歎，天子不言有無，本強不問標末，帝王之道，張弛各因其時也。故普賜田租之事，可行於文景，不可行於宣元，礦課開采之事，可不行於雍正，斷不可不行於今日。

軍儲篇二

問曰：近世銀幣日窮，銀價日貴，於是有議變通行楮幣者，其法本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其用同於近日北五省之會票，淮南之根窩，其說倡於嘉慶中鴻臚

卿蔡之定，推衍於近日吳縣諸生王鑿，且述崇禎時部臣議行鈔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廣，藏之便，賣之輕，無成色之好醜，爐冶之銷耗，絕銀匠之奸偽，盜賊之窺伺，銅錢廢而盡鑄爲兵，白金賤而盡充內帑，果足通銀幣之窮，佐國用之急乎？曰：宋臣葉適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實諸法，桑宏羊所不爲，蔡京改行鈔幣，以盜賊之道誘賺商旅之財，又王安石所不爲，何者？唐之飛錢，宋之交會，皆以官錢爲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貨，特以輕易重以母權子，其意一主於便民，而不在於罔利，猶是周官質劑之遺，譬如以票券錢，非卽以票爲錢，以窩引中鹽，非卽以窩爲鹽，皆有所附麗而行之。至蔡京改行鈔法，則無復官錢，而直用空楮，以百十錢之楮而易人千萬錢之物，是猶無田無宅之契，無主之券，無鹽之引，無錢之票，不堪覆瓿，而以



居奇宜乎奸僞競起影射朋生不旋踵而皆廢金元  
明代竟不鼓鑄而專用鈔重以帝王之力終不能強  
人情之不願如欲復行竊恐造之勞用之滯敝之速  
僞之多盜之易禁之難犯之衆勒之苦抑錢而錢壅  
於貨抑銀而銀盡歸夷有十不便而無一便矣然楮  
幣不可用而更幣之法不可不講請先陳歷代各幣  
之興廢而後效其說漢世銀價極賤朱提銀八兩直  
錢千有五百八十他銀八兩直千朱提縣名屬犍爲出善銀漢武  
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民  
廢不用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價而遂不行况以  
楮代幣視白鹿皮薦直四十萬其籠利又甚倍蓰其  
不可行一也宋太祖取唐代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  
師於諸州換給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詣務入  
錢者即日給券又勅諸州商人齎券至者當日付錢

不得住滯，違者科罰。其後成都守臣寇瑊以蜀人苦鐵錢之重，私券貿易，富戶主之。及富人貲衰不能償，爭訟數起，請官置交子務，禁民私造。詔歲造交子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新舊相因，其用意便民如此。及大觀中，蔡京更鈔法，則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當錢十數，封椿舊積，絕口不言。盡失交會之本意。紹興中年，始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商請茶鹽香礬等歲千萬貫，不獨特見錢以爲本。然鈔引止憑以取茶鹽香貨，而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以一夫而運萬緡於千里之遠，齎輕用重，流落民間，卽同見鏹。其究必有最後受累之人，其罪究歸最初作俑之人。仁者其忍出此不可行二也。紹興元年，因婺州屯駐舟楫不通，錢重難致，詔造見錢關子，赴權貨務。

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三十年又詔淮浙湖北京西不通水路處上借等錢許用會子解發是交會原以通舟運之窮故大觀中蔡京鈔法惟江浙湖廣福建不行蓋水鄉通舟運錢甚易故至今錢票亦不行於江浙楚粵今欲以西北之票強諸東南縱有官錢尚非民願其不可行三也王氏鈔幣芻言謂果欲行鈔必盡廢天下之銀然後可行是卽洪武永樂禁銀錢以行鈔法之意其時罰禁愈嚴鈔壅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銀誘民市而執治其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貞祐三年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民間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會不及工墨之費請權禁見錢自是錢貨不通富家內因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窘乏坐化商舟皆運錢貿易於淮南錢多入宋識者謂其棄貨財以資敵國今日果禁銀行

鈔不過盡歐文銀於西洋其不可行四也王氏又謂前代鈔幣不行由楮印潦草製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矣元世祖中統元年別造絲鈔曰中統元寶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矣不但無楮印之潦草且舊鈔昏爛者又委官以新鈔倒換矣乃金代則銀價日貴寶泉日賤幾於不用元代則鼓鑄不給新舊滋弊與銀鈔皆廢其不可行五也洪武八年折收糧稅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計金五換三十年詔以折收逋賦重則困民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銀每兩准米四石計金亦五換永樂十一年更令金每兩准米二十石當銀七兩五錢又令交陞召商中鹽金一兩給鹽二十引當銀十兩其時米鹽斷無如此之賤特朝廷欲損上益下故爲此制以便民使當時以銀一兩而買民四石之米金一兩而買民三

十石之米則勢必不行。今行楮幣者爲損上益下乎？損下益上乎？其不可行六也。漢時銀八兩直錢千，旣過賤，金代鑄銀鈔每錠五十兩直錢百貫，旋鑄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其價又過貴。其後銀鈔不行，蓋由於此。明洪武中造大明寶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每四貫准黃金四兩，則銀錢之價酌中而金價不及今四之一。然某氏談往錄又言明初銀每兩兌錢六百，是則抑銀重鈔之令，非民間通行之價。及崇禎十六年銀每兩兌錢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數百，乃嚴禁小錢力復舊價，制卒不行。及國朝順

治初而銀價復以兩兌千，其時非有鴉片之患而屢貴屢賤，未有知其由者。顧氏炎武言萬歷中赤金止七八兌，崇禎中十兌，江左至十二兌，亦非由鴉片之故，未有知其由者。至近日十餘載間文銀每兩由千

錢至千有五六百錢，洋錢每圓由八百錢而至千有三百錢，人始知鴉片內灌透銀出洋之故，而其驟長尤在道光七年至十三年，此數年中，海疆節度之人潰防決藩之故，粵人能言之，外夷能言之，無俟譚譚之芻言矣。貨幣者，聖人所以權衡萬物之輕重，而時爲之制，夫豈無法以馭之？曰仿鑄西洋之銀錢，兼行古時之玉幣貝幣而已。中國銅錢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爐而止，自哈密以西，則行回部紅銅普爾錢。爲一當內地銅錢之五，以五十普爾打箭爐以西，則行西藏銀錢。重一錢五分者，每六圓易銀一兩；重一錢者，每九圓易銀一兩。命於重五分者，每十兩自乾隆平安新疆西藏後，命於八圓易銀一兩。天山南北路各城設局鼓鑄普爾錢，文曰乾隆通寶，皆鑄地名，用國書回字矣。又命駐藏大臣監造

大小銀錢，面文乾隆寶藏漢字，背用唐古特字，并於

邊廓鑄造年分如廓爾喀之式矣是皆以天朝

貨幣而仿外夷之式今洋錢銷融淨銀僅及六錢六

分而值紋銀八錢有奇民趨若鶩獨不可官鑄銀錢

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餅乎此幣之宜更者一古

幣以金以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錢糧用銀始於金代

而成於明正統以後各視其時王之制然必皆五行百產之精

華山川陰陽所爐鞴決非易朽易偽之物所能刑毆

而勢迫書曰具乃貝玉古者財賄寶貨文皆從貝錫

我百朋制詳五等食貨志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

錢二百十有六壯貝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一朋直三

十小貝一朋直十不成貝者率枚直錢三是一朋直三

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么貝

二寸四分以上小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

得為玉則古為上幣與貝皆行於三代而廢於秦世  
我朝臣服和闐葉爾羌玉山玉河歲時上進充  
庭溢闕乾隆時回部官山有禁嘉慶中始聽民開采

今宜以貝玉佐銀幣之窮上出

宮府之藏外權

官山之產鑄其等值廣其流布物華天寶民珍國瑞無煩鎔冶鑄之煩無朽腐質造之苦此幣之可推廣者二夫開礦以濬銀之源更幣以佐銀之窮皆因天地自然之珍爲

國家不竭之府苟舍貝玉舍銀

錢而以楮代之是不若行冥鏹於陽世陳明器於賓筵之爲愈也不若施畫餅於凋荒易告身以一醉之爲愈也恐鞅斯之酷不能行桑孔之計有不屑也

### 軍儲篇四

貨源既開食源尤不可不阜阜食莫大於屯墾屯墾莫急於八旗生計以君養人不如使人自養雖堯舜猶病博施而濟衆

國朝

列聖之厚八旗者

至矣康熙三藩初定

詔發帑金六百四十餘萬

代償八旗債負每家獲賞數百金未置寸產徒糜衣



食一二載蕩然無餘其後又頒賞六百五十五萬金亦立時費盡雍正初屢賞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餘萬亦不逾旬而罄豈獨八旗之不善節嗇抑其食指浩繁矣哉 世祖時八旗定甲八萬甲歲餉銀

若干兩米若干石 聖祖時增為十二萬甲

額兵十萬 養育兵 一甲之丁積久而為數十丁數百丁非復一

甲之糧所能贍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已數十萬今則數百萬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盡典於民聚數百萬不土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於京師而莫為之所雖竭海內之正供不足以贍且八旗有蒙古有漢軍不盡滿洲滿洲又皆收服遼東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漢唐有養兵之費宋明有宗祿之費未聞舉龍興之地豐沛晉陽鳳泗之民而世世贍養之者 國初定鼎中原居重馭輕故圈近京五

百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以固根本而滋生聚自乾隆中葉已有人滿之患於是諸臣條奏舒赫德則言盛京寧古塔黑龍江沃壤數千里僅爲牧場閒田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實舊都而還淳樸分京師生齒之繁矣孫嘉淦則言獨石口外七十里之紅城子再百里之開平卽元上都地襟山帶河城墉猶在膏腴不下數萬頃張家口外七十餘之興和城又西百餘里之新平城川原廣沃更勝開平可耕亦不下數萬頃明初置衛旋棄歸蒙古我朝平察

哈爾復置爲牧場致東路之熱河八達溝卽大寧衛舊境西路之歸化綏遠二城卽澧州東勝衛舊境聲勢中隔應請於

開平興和各駐滿兵三千紅城新平二城各駐滿兵二千共駐防一萬屯墾牧獵先爲經營五年規模可定矣又請旗人情願下鄉種地者將八旗公產及贖

回旗產每人一二百畝給其自種不受佃奴之挾制矣又請漢軍罷仕情願在外成家者許其呈明置買田產聽其地方官吏約束矣張若淮則請廣駐防之制謂各省有城守營之處綠旗兵不下數萬應請將省會及道員駐札之處其城守營皆改爲八旗駐防矣沈起元則謂漢軍本係漢人莫若於漢軍之內每甲以一人承占或以行輩或以材武食其祖糧其餘間散則聽之出旗歸入四民矣諸臣條畫有未准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竊謂滿蒙漢二者宜因地因人而徙東三省滿洲舊地也宜專以徙滿洲之餘丁開平興和國初平察哈爾蒙古之地也宜專以徙在京蒙古之餘丁至外省駐防難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本漢人之俗也宜專以安置漢軍之人各因其地各還其俗或曰近日盛京將軍富俊曾經理雙

城堡之屯田矣。每人願移者，許給地二頃，房屋牛種器用旅費畢具。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戶，而行之數年，每年僅五十戶、七十戶，無乃勢不可行乎？曰：懷土重遷，民難圖始。漢初列侯不願就國，至詔丞相爲朕先就國以倡率之。唐時京官輕外任，至今宗室分授刺史郡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遷都洛陽，至借伐齊之師以行之。然國初各省分設駐防，距京師遠者數千里，南北異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駐防，距京師萬里，東西異向，而入旗聞命就道，所至如歸，從未聞有難色者。何哉？入旗騎射成俗，語以爲兵，則萬里不辭，語以爲農，則故鄉裹足。今宜仍以駐防爲名，並擇宗室覺羅中奉恩將軍之練愨者，使每人率一佐領，或一二佐領，以重其行。至彼之後，打牲射獵屯種各從其願，兼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旗人無不鬯然矣。漢唐

中葉以後，宗室苗裔散處郡國，列爲四民。今設擇京師，間散宗室，得率一二牛，畝還舊都有土有民，世食其利，尤厚于古矣。開平興化四城，亦宜設蒙古駐防，使游牧屯種，各從其便，並許雇漢農以爲之助。則初年不習於農，數載後農牧相安，即可裁其兵糧以歸禁旅之籍矣。滿洲蒙古每移一駐防，即可徙數千戶，何至每歲徙二百戶而不能？至漢軍外任留籍，特未允行，允之必無不願。旣免回京親友之需索，又得適樂土以長其子孫，又安有不慊者哉？若夫興京東之水利，清旗民之贖產，清入官之籍產，以兼屯滿洲蒙古漢軍無業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扈本固基尤厚，化而導之，宜而通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軍儲第二篇補注

趙氏翼簷曝雜記曰：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顥以採銀佐北漢之類，蓋宋以前不取於

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取盡故探至滇  
 傲然滇中惟樂馬廠歲出銀數萬而已他皆特外  
 資南來源如滇粵錢是也緬甸安南有緬屬之大山  
 廠不習西邊外故聽中南之宋星探廠彼特設官收稅而夷  
 人已大與緬甸交兵後湖廣人往探多廣東軍明  
 瑞會過其地老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各長數里  
 皆舊時金則楚人所居探銀者歲常有四萬歲獲利  
 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賣回內地當緬甸  
 攻廠時各廠丁會馳稟滇督謂只須遣官兵三  
 來助聲勢不果宋星四萬餘自能禦敵時滇督恐啓封  
 疆安士民肩挑針線手布諸物往鎮安郡僅六日程  
 所得銀皆製錫貫於鞋以便攜帶故鎮郡多錫銀  
 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之  
 事誰眾且強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衆  
 者則又來奮據之其地雖安南所轄而安南國王  
 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黃姓者廣東嘉應州  
 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州余訊以所得  
 幾何而遠走傲外渠對云利實不貲礦旺處畫山  
 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其利直可也始  
 聽探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儼之則其利直可也始

軍儲第四篇補注

國初近京五百里內圈給八旗而別撥他州縣之  
 間田以爲民地計近畿凡宗室王貝勒貝子將軍

世之莊園共萬三千三百八十八頃有奇凡勳戚

在其內府莊田以待盛京東北及諸邊口外朕壤日開

英和旗滋生自戶口咸隆年取給焉嘉慶十八年戶部尚書

具論即如和坤福長安兩家入官地畝甚多他三

千頃至今並未升科屢次查催地方官奉行不力

盡飽胥吏之橐且無令以隱匿膏腴者請嚴勅直

隸總督作速升科無令隱匿膏腴者請嚴勅直

益有神 又將伊松筠奏言伊綠營及回漢屯丁自嘉慶九

年口糧均係自耕自食計有資迥異滿散丁三百

近口糧均係自耕自食計有資迥異滿散丁三百

六十名官給牛隻器具分地免視為官產久而餘

已育成效惟係通力合作未免視為官產久而餘

懈應照錫伯營屯制按名給地永為世業並諭以

地即種成將來亦不奏裁口糧毋庸觀望滿營旗

奏聞此始皆欣然領地耕作未分二年項軍晉昌復

二萬四千畝係松筠奏明分授八年旗領三千畝

其未分田二萬畝離城較遠每年專派佐領督率

公貯間散丁通力合作添雇回子流民將所收糧

行公管業不淮招佃耕種以滋流弊再仿松筠前奏

於公地之南督築數堡每堡蓋屋百所駐屯丁

民	於	畀	田	足	新	繁	山	在	西	營	西	駐	教
田	舊	錫	將	云	渠	鉅	口	無	長	官	域	防	之
此	渠	伯	軍	也	闢	部	引	水	二	兵	水	旗	樹
錫	六	屯	松	新	田	人	水	嘉	百	千	道	屯	畜
伯	七	之	筠	渠	千	嗟	自	慶	餘	駐	記	之	農
營	丈	界	因	東	頃	怨	崖	初	里	伊	曰	成	隙
之	新	遂	新	北	遂	圖	上	有	渠	犁	乾	效	習
屯	渠	東	渠	有	大	默	鑿	部	北	河	隆	可	武
田	之	移	成	積	豐	特	渠	人	地	南	三	推	以
水	南	兩	以	水	殖	卒	亦	圖	隘	岸	十	行	收
利	並	渠	潭	潭	雄	排	東	默	慮	去	年	於	兵
同	南	相	西	廣	視	衆	西	特	在	河	自	畿	屯
於	山	去	南	數	諸	議	長	創	無	數	里	輔	兩
內	下	十	二	里	部	數	二	議	田	渠	盛	及	益
地	皆	餘	面	環	鄭	年	百	於	察	南	有	留	此
者	回	里	田	潭	白	乃	餘	察	布	阻	一	都	新
		新	二	皆	之	成	里	布	察	崖	移	者	疆
		渠	千	回	沃	既	功	察	爾	渠	錫		
		高	畝	民	不	濬	費			東	伯		